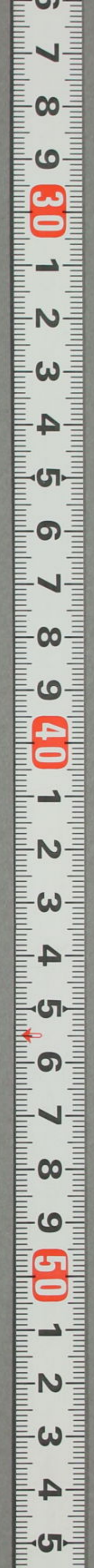




詩經說約

十二之十二

□ 12
3315
6



口 12
3315
卷 6

詩經說約卷之十一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彞參訂

新田沖藤
文殊
文庫

小雅二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說。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其次序時世。則有不可考者矣。

嚴緝正小雅二十二篇。皆中庸尊賢親親體羣臣。柔遠人懷

詩經說約

卷之十一 小雅

嚴緝

昭和十九年二月三日
金子志郎氏贈

諸侯為天下國家之大經。非政之小也。
疏義小雅舒暢而平易。大雅渾涵而嚴密。小雅近於風。大雅
幾於頌。

木全鄭氏曰。小雅大雅。周室居西都之時詩也。小雅自鹿鳴
至菁莪。十六篇。大雅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經。小雅六
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孔氏曰。王政既衰。變雅兼
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
其政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皆由音體有大小。不復由
政事之有大小也。朱子曰。亦是變用。他大雅小雅腔調耳。
語類。大雅氣象宏闊。小雅雖各指一事。說得精切。至到嘗見
古人工歌宵雅之。將作重事。近嘗令孫子誦之。則見其詩

果是懇至。不用小序。意義自然明白。

說通詩緝曰。二雅之別。先儒皆未有至當之論。竊謂雅之大
小。特以其體之不同耳。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者。風之體也。
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
雜乎風之體者。為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存者十六篇。大抵
寂寥短簡。其首篇多寄興之辭。次章以下。則甲復咏之。以寓
不盡之意。蓋兼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春容大篇。詞
旨正大。氣象開闊。不惟與國風夔然不同。而比之小雅。亦自
不侔矣。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有風體
不得為大雅也。離騷出於國風。而世以風騷並稱。謂其體之
多同也。太史公亦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

離騷者可謂兼之。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咏嘯嘯鹿鳴文王在上則大雅小雅之氣象自見矣。○疏曰善者不純為大雅惡者不純為小雅則雅詩自有體之大小不在於善惡多少也。詳觀其歎美譏刺大雅則宏遠而疎朗弘天體以明責小雅則躁急而句促多憂傷而怨誹司馬遷作史記詞多慷慨班固曰述其所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惟大雅既明且格以保其身難矣哉又淮南子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是古人明以三雅為異區也。鹿鳴之什二之一。

雅頌無諸國別故以十篇為一卷而謂之什猶軍法以十

人為什也。

太全孔氏曰風及商魯頌以常國為別詩少可以同卷。雅周頌篇數既多故分其篇每十為一卷。卷首之篇則為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

幼幼麻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御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與也。呦呦聲之和也。苹，蘋蘩也。青色。白芷。如筋。我，主人也。賓，所無之客。或本國之臣。或諸侯之使也。瑟，笙。燕禮所用之樂也。篚，筐中之篋也。承，奉也。筐，所以盛幣帛者也。將行也。奉筐而行，幣帛，飲則以酬賓。送酒，食則以侑賓。勸勉也。周行，大道也。古者於旅也語故欲於此聞其言也。○此燕饗賓客之詩也。蓋君臣之

詩經

卷十一

詩經

分以嚴為主。朝廷之禮，以敬為主。故於嚴，故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為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廉鳴起興，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記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蓋其所望於羣臣嘉賓者，唯在於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私惠為德，而自留矣。嗚呼！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與鄭箋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餽幣也。

孔疏言嘉賓者，羣臣君所饗燕，則謂之賓。序之羣臣，經之嘉賓，一也。案燕禮云：木夫為賓，則賓唯一人而已。而云羣臣皆為嘉賓者，燕禮在客之內，立一人為賓，使宰夫為主，與之對行禮耳。其實君設酒，散羣臣皆在君為之主，羣臣總為賓也。燕禮云：

與四方之賓燕，則迎之於大門內。其燕皆與臣同，則此嘉賓之中，亦四方之賓矣。故鄉飲酒燕禮注云：廉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德之樂歌是也。

嚴緝釋草，草有二種，一云草，澆其大者，類此水生之草也。一云華，類蕭郭璞云：今類蒿也。此陸生之草也。即廉所食是也。

大全儀禮燕禮曰：工四人，二瑟，工歌，廉鳴，四牡，臯臯者，華笙入奏，南吹白華，華黍。○廬陵李氏曰：鼓瑟，工歌，廉鳴之，三是也。

笙，笙奏南吹以下是也。又曰：饗在廟，燕在寢，饗重而燕輕，饗則君親獻，燕則不親獻。○華谷嚴氏曰：笙以匏為之，十二管，列於中，而施簧管端，吹笙則鼓動其簧，而發聲。○孔氏曰：鄉射記曰：古者於燕也，語註云：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之道，疾今人

言語無節。○安成劉氏曰燕飲至放酬正禮已終然後言語以盡嘉賓之忠告而明聖人之大道也。又曰禮緇衣陳澹註云記言人有私意於我而不合於德義之公君子決不肯自留處也。故引詩言不留私惠之意。

通解歌工既備瑟遷於堂上而鼓之。瑟音少間笙入於堂下而歌之。

六帖瑟掌上之樂鼓瑟而歌有聲有詞笙堂下之樂立於懸中有聲無辭。

說通舊說因示我周行一語遂謂重言即嘉賓式燕以教以燕樂嘉賓之心亦謂樂之正所以乞之也。玩詩肯不然古人燕饗本以洽上下之情耳。雖賸誦史諫士傳民語無一日忘言。

而禮意所重則在此而不在彼耳。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與嘉賓式燕以教以燕樂嘉賓之心一例看人至於好我示我則疑忌去慈惠通其樂可知皆是自道其設燕之意如此耳。歸重乞言似認客作主耳。禮有饗有燕饗有幣燕無幣詳見彤弓曰承匪是將是饗非燕矣。注云燕饗賓客之詩當是為饗作而燕通用之與。

麟按此章集傳六帖俱作通章一韻愚意各四句自為一韻亦無妨且興意亦斷當在四句止吹笙鼓簧以下另說此等整齊八句者所謂兩句一連四句一截之理更為分明謂直興到底或禮與樂對者俱不可從也。興以五四句止者若白呦呦鹿鳴則食野之苹矣我有嘉賓則鼓瑟吹笙矣豈不為聲義兩喚而

必曰在野之鹿情適則聲和在燕之賓情通則言盡此等長調三百五篇之中亦概乎無之豈可徇彼俗說盲聽無已也故願讀者因此四句一畫及無回不全重究言之說而引伸求之則此詩解已過半餘一筆抹却可矣○坤雅毛詩草蟲經曰鹿欲食則鳴相召志不忘也亦乳與一義古義先鼓瑟而後吹笙燕之序云爾重言吹笙者引下鼓簧之文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忮君子是則是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教興也蒿葦也即青蒿也孔甚昭明也視與示同忮偷薄也教游也○言嘉賓之德音甚明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當則做則亦不待言語之間而其所以示我者深矣

大全孔氏曰古字以目視物以物示人同作視字後世目視物為示傍見示人物作單示字由是經傳中示與視多相亂通解君子此指在位者言而合于者在其中

麟按集傳做叶胡高反此章則通章一韻也做與意亦至止下四句另說上章以鹿鳴與瑟笙此章以鹿鳴與德音俱變換取木意不好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興也琴草名莖如斂股葉如竹葉生湛樂之久也燕安也○言要樂其心則非止養其體禔其外而已蓋所以致其殷勤之厚而欲其教示之無已也

孔疏陸璣云。琴生澤中。下地鹹處。牛馬亦喜食之。
 麟按此章以鹿鳴興瑟琴。亦四句止。下四句另說。湛集傳叶持
 林。反通章一韻也。

鹿鳴三章章八句

按序以比為燕羣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云。工歌鹿鳴。曰
 牡皇皇者華。即謂此也。鄉飲酒用樂亦然。而學記言太學
 始教宵雅。肄三亦謂此三詩。然則又為上下通用之樂矣。
 豈本為燕羣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與然
 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於此
 見矣。○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
 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為悅哉。夫婚姻不

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
 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大全鄉飲酒注曰。諸侯卿大夫貢士而與之飲酒。歌鹿鳴
 采其嘉賓示我以善道。又有明德可則效也。四牡采其忠
 孝之至也。皇華采其懿懿謀於賢智也。○董氏曰。古宵小
 同故謂小人為宵人。○朱子曰。上下常用之樂。如鹿鳴二
 篇及嘉魚魚麗南山有臺三篇。風則是關雎卷耳采芣采
 蘋等篇。不知當初何故獨取此數篇也。○安成劉氏曰。據
 太射儀亦有歌鹿鳴之文。則又通用於諸侯之射禮矣。然
 者儀禮凡上下通用之樂。止是小雅二南諸詩。而無歌大
 雅者。可見大雅獨為天子之樂。此二雅大小所以分也。

語類問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儀禮皆以為上下通用之樂不知為君勞使臣謂王事靡盬之類庶人安得而用之曰鄉飲酒亦用而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置此蓋入學之始須教他使知有君臣之義通解學記注云當祭菜之時使歌三詩蓋以居官受任之美誘諭其初志故曰官其始也

說通舊說鹿鳴以下二十有二詩周公因一事以作一詩後舉是事則歌是詩焉愚謂詩雖先後通用而原其始作必有所因如常棣采薇出車豈泛然之作乎當由始則有為而作而後採用之以燕饗耳六周公意公既采定未必皆公筆也

四牡駢駢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駢駢行不止之貌周道大路也倭遲回遠之貌盬不堅固也此勞使臣之詩也夫君之使臣臣之事君禮也故為臣者奔走於王事特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為而已何敢自以為勞哉然君之心則不敢以是自安也故燕饗之際敘其情而閔其勞言駕此四牡而出使於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時豈不念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以廢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臣勞於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傳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

臣也必先恩而後義。嚴緝所悲之事謂念父母也。下章言之。說通通詩代言重私情上總是陳情之詞也。首章有遠意二章有勞意。

麟按此下二章俱在二句截。

四牡駉駉。嘽嘽駉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賦也。嘽嘽衆盛之貌。白馬黑鬣曰駉。遑暇啓處居也。

嚴緝孝經居吾語女坐而有可敬則跪。

大全容齋項氏曰古者席地故有跪有坐跪起身居則坐也。

華谷嚴氏曰跪者雙膝著地而直身坐者雙膝著地而坐。

山李氏曰大意謂不暇居處耳。

說通啟處不遑見無日不奔走也。

麟按集傳馬汗滿補反大約王事二句只作一句讀是以馬處

為韻也。

○翩翩者雛載飛載下集于苞樹。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與也。翩翩飛貌。雛夫不也。今鵲鳩也。凡鳥之短尾者皆雛。屬將

養也。翩翩者雛猶或飛或下而集於所安之處今使人乃勞

苦於外而不遑養其父此君人有所以不能自安而沐以為憂

也。范氏曰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

勞苦而自傷哉亦憂其憂如已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之心也。

蘇傳雛夫不夫不祝鳩孝鳥也。春秋傳曰祝鳩氏司徒也。謂其

孝故爾是以孝子不獲養而稱焉。

呂記朱氏曰或曰雛俗字也當作隹又曰今使臣勤勞於外乃不違養其父則雛之不如也

嚴緝左傳注曰祝鳩孝故主教民陸璣曰如小鳩山陰陸氏曰

壹宿之鳥鳩性慈孝慈謹故聽學考詳篇云雀鷲慘毒鳩鷲慈

念鳩鳩性壹而慈祝鳩性壹而孝

疏義物得自由人不如物故以起興

麟按此下一音俱在三句截載飛二句亦作一句讀父扶甫反

與羽叶也

翩翩者雛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與也杞枸櫞也

嚴緝本草有枸杞一名仙人杖一名西王母杖山谷有類

疾枸杞詩云養成九節杖祿獻西王母天墮子又言常食杞菊

東坡有後杞菊賦即此杞也詩有三杞將仲子無折我樹杞柳

屬也有臺南山有杞湛露在彼杞棘山木也此詩集於苞杞雅

杖杖言采其杞四月隰有杞檉枸杞也

麟按政和本草枸杞又名杞根一名地骨一名杞忌一名地

輔一名羊乳一名脚暑陸璣云又名苦杞母滿彼反與杞叶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論

賦也駸駸駸貌論告也以其不獲養父母之情而來告於君也

非使人作是歌也設言其情而勞之耳獨言將母者因上章之

文也

嚴緝走馬曰馳不馳而步疾為驟豈不念親而懷歸乎所以

作此詩歌以養母之情來告於君

麟按論叶音深此章亦二句截是判二句作一句讀曾釋許氏說與余小異而大同

四牡五章章五句

按序言此詩所以勞使臣之來甚協詩意故春秋傳亦云而外傳以為章使臣之勤所謂使臣雖叔孫之自稱亦正合其本事也但儀禮又以為上下通用之樂疑亦本為勞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耳

輯錄春秋魯襄公四年在氏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子賈問之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

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敢不重拜○外傳魯語曰外孫穆子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詠謀度詢咨於周敢不拜教○歌於使來之時則勞其來也而極言其在外之情如此則章其勤也勞其來者此詩之用章其勤者詩中之意或謂皇華之使為本國之臣四牡之使為諸侯之使故朱子取小序說而引叔孫事以證之愚按如此則與首章傳意不合此謂甚協詩意特以明其為勞而不為遣引孫事亦以證其為勞詩耳若取來字之義則本國之使來歸亦曰來諸侯之使來朝亦曰來用之二者無不可也

無以副君之意也。故先王之遣使臣也，美其行道之勤而述其心之所懷。曰：彼焯焯之華，則于彼原隰矣。此駉駉然之征夫，則其所以懷思常若有所不及矣。蓋亦因以為戒，然其辭之婉而不迫如此。詩之忠厚亦可見矣。

孔疏：此寔使臣謂之行夫者，猶春秋以使者為行人也。君遣使一人而已，而云衆行夫者，使與上介衆介總戒之，非一故言衆也。案聘禮謂使者受命於君，唯上介立於其左，接聞命，衆介則不與。此得總數之者，彼受命者所聘之意，或國之密事，唯使與上介受之，故衆介不與。聞命至君，遣使臣臨塗戒之，雖衆介亦在也。

蘇傳：皇皇之華，生於原隰，而不知原隰之異，維其所在而無不

皇皇者，臣奉君命以出，而每懷不及事之憂，不以遠近險易易其心，亦如華之無不皇皇也。

疏：義彼之物無處不有，此之心無時不然。彼有以此托於人，此無以愜於己，反順皆相因也。故以為興。

六帖：每懷者，常常有此念提起就來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賦也。如濡，鮮澤也。周，徧爰於也。咨諏，訪問也。○使臣自以每懷廉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也。程子曰：咨訪，使臣之大務。

○臣記長樂劉氏曰：駒，馬之嫩而壯者。駒，騏駼皆駒之良選，所以貴使臣之行也。

疏義集傳廣博二字釋周字○訊有聚議之意

大全三山李氏曰偏於其所而詢問之

通解我字不必拘泥作使臣自言此與放出我車之我同詩中

我字如此者多

麟按集傳訊于須反

○我馬維駟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賦也如絲調息也謀猶謀也變文以協韻爾下章放此

嚴緝李氏曰如絲言調直也

疏義猶言和柔也○謀有計畫之意

麟按集傳謀叶莫悲反

○我馬維駟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賦也沃若猶如濡也度猶謀也

疏義度有酌量之意

大全安成劉氏曰沃若有鮮澤之義故猶下章之如濡

○我馬維駟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賦也陰白雜毛曰駟均調也詢猶度也

疏義詢有究問之意

大全爾雅疏曰陰淺黑色毛淺黑而白兼雜毛者今名泥驄

孔氏曰雜毛是有二種之毛相間雜

麟按孔疏左傳曰訪問於善為咨杜預曰問善道也咨親為詢

杜預曰問親戚之義也咨禮為度杜預曰問禮宜也咨事謂訊

杜預曰問政事也咨難為謀杜預曰問患難也魯語無訪問於

善一詞又云咨才為訊咨事為謀與互傳異而歐陽氏論之曰
 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訊則所問何者非事獨以咨訊為咨事
 其下咨謀咨度咨詢非事而何其又以謀事之難易為咨謀而
 穆叔直以咨難為謀若書曰汝有大疑謀及卿士庶士則凡問
 於人皆可曰謀矣書又曰爾有嘉謀入告於君則不止問於人
 為謀以事告人亦曰謀矣其又以咨禮義所宜為度而穆叔止
 云咨禮二說亦自不同且度忖度也施於何事不可矣專於咨
 禮義哉其又以親戚之謀為詢書曰詢于衆豈皆親戚乎故可
 知其穿鑿泥滯於義不通而四章之別但變文叶韻其義不異
 也此其說已一洗箋傳附會穆叔之陋而近日談家不知何以
 又有躡而宗之者但或如疏義小作分辨則詩中如比類者尤

多謂但叶韻而義全不異亦不足據云爾又依六帖載仲恭說
 此使臣如行人不同直指使者則當如今奉差遣封王諭祭之
 類出宣上德入達下情即指此事而言若炤大全程朱諸說則
 觀省風俗察善惡訪問疾苦摺求遺逸恤養鰥寡修舉廢墜
 正直指使者事而不知諸本又何以混而從之此等亦欲一概
 抹却為清楚也○即周禮小行人之職固曰若國札喪則令賻
 補之若凶荒則令賑濟之若國師役則令素檜之若國有福事
 則令慶賀之若國有楡莢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
 書其悖逆暴亂作惠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尼貧為一
 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

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故曰辨與曰反命。則亦但以五事歸獻。天子未聞遽見施為也。亦當與直指不司。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按序以此詩為君遣使臣春秋內外傳皆云君教使臣其說已見前篇儀禮亦見康鳴疑亦本為遣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也。然於孫穆子所謂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諷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可謂得詩之意矣。范氏曰王者遣使於四方教之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聰明也。夫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者也。太全看山蘇氏曰四牡皇華先勞而後遣何也。康鳴之

常施於禮樂不獨用以勞遣意者以其華為先後與。慶源輔氏曰范氏說是餘意。

常棟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其知兄弟

與也常棟棟也子如櫻桃可食鄂鄂然外見之貌不猶豈不也韡韡光明貌。此詩兄弟之樂歌故言常棟之華則其鄂然而外見者豈不韡韡乎。凡今之人則豈有如兄弟者乎。歐義不韡韡者韡韡也古詩之義如此者多。

嚴緝李氏曰何彼穠矣言唐棟之華與論語所舉偏其反而則爾雅所謂移也。此常棟與采薇言維常之華則爾雅所謂棟也。范氏曰凡今之世言舉世之人也。棟曰凡今之人與我交接者皆莫如兄弟之至親也。

輯錄但以此語相呼而為興

大全慶源輔氏曰只是以豈不難難興豈有如兄弟一句耳

麟按先輩鄭潤文說鄂不難難處云凡華莫之能及矣一語興

理出甚○古義云棟成廟諱今文通作棟

○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原際哀矣兄弟求矣

賦也戚畏懷思哀聚也○言死喪之禍他人所畏惡惟兄弟為

相恤耳至於積尸哀聚於原野之間亦惟兄弟為相求也此詩

蓋周公既誅管蔡而作故此章以卜專以死喪急難闕闕之事

為言其志切其情衷乃處兄弟之變如孟子所謂其兄闕弓而

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者序以為閔管蔡之失道者得之而

又以為文武之詩則誤矣大抵舊說詩之時世皆不足信與此

自用予看者以見其一端後不能悉辨也

疏義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按此可見

麟按集傳懷叶胡威反哀薄侯反當兩句一韻六帖作四句皆

一韻○古義亦云威鳥友翻懷胡隈翻灰韻哀求尤韻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歎

興也脊令雖渠水鳥也况發語辭或曰當作况○脊令飛則鳴

行則搖有急難之意故以起興而言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過

為之長歎息而已力或不能相及也東萊呂氏曰疎其親而

親其所疎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

益示之以親疎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則由親及疎

秩然有序兄弟之親既篤朋友之義亦散矣初非薄於朋友也

苟雜施而不孫。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或曰。人之在難。朋友亦可以與。視與曰。每有良朋。况也。永歎則非不憂。憫但視兄弟。急難為有。差等耳。詩人之詞。容有抑揚。然常逮周公作也。聖人之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悖。

孔疏春令。郭璞曰。雀屬也。陸璣云。大如鷓鴣。雀長脚長尾。尖家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

嚴緝雪姑也。物類相感。志云。俗呼雪姑。其色蒼白。似雪。鳴則天當大雪。極為驗矣。○脊令飛則鳴。行則搖。在原者是其行時也。非在原不見其行。故以在原言之。

疏義莫如兄弟。又於此可見。○雜施而不孫。孫順也。謂順於理。

也。

麟按此以第一句興第二句。觀注而言。二字即知。後二句另觀。觀注當此之時。四字即知。急難猶患難。非急其難也。難歎俱平聲。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我。

賦也。鬩。鬩也。禦。禁也。烝。發語聲。戎。助也。○言兄弟設有不幸。

鬩。鬩於內。然有外侮。則同心禦之矣。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嚴緝。兄弟或不相得。鬩。鬩於牆內。非令兄弟也。然有他人來侵侮之。則同心以禦。言兄弟之不相令者。猶勝朋友之良者也。

疏義莫如兄弟。又於此可見。

麟按集傳務春秋傳作侮。固甫反。戎叶而玉反。朱子語錄曰。是才老補韻甚詳。然亦有推不去者。其然尋得當時不魯記。今皆忘之矣。如外禦其務。叶丞也。無戎。才老無尋處。却云務字。古人讀作蒙。不知戎汝也。汝戎二字。古人通用。是協音汝也。如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亦是叶音汝也。○今按古義務。亦叶東韻。漢蓬翻。楊慎云。古尚書兩霄蒙之蒙。作霧。以下從務也。然則才老作蒙。下與戎叶。亦是一說。故非杜撰。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賦也。上章言急難之時。兄弟相救。非朋友可比。此章遂言安寧之後。乃有視兄弟不如友生者。悖理之甚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經文所謂喪亂者。通言二章之死喪。三章之

急難。四章之外侮也。集傳所謂朋友可比者。雖言三章之良朋。永歎四章之良朋無助。然二章之所謂懷與求者。尤非朋友所能及也。

通解此反上章之意而喜之。以起下文安樂相頌之意也。所謂天理每形於患難之際。人欲易生於宴安之時。而莫如兄弟若。有不然者矣。

六帖承上接下作一組字。有頓挫有起伏。熟於人情。老於世故。章法神品。

○儻爾尊豆。飲酒之飲。兄弟既具。和樂且孺。賦也。儻陳飲。屢具俱也。孺小兒之慕父母也。○言陳尊豆以醉飽。而兄弟有不具焉。則無與共享其樂矣。

不全程子曰孺者親慕之意小兒親慕父母故謂之孺子
不帖孺者真誠相悅而無偽有繼繼不舍之意字法妙品
說通且孺且湛二且字俱有意

麟按此章集傳共言其樂其字正指上遵且下章集傳又其樂
其字正指上妻子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賦也翕合也○言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之和而兄弟有不吝焉則
無以久其樂矣

徽緝厥鳴傳曰湛樂之久也

麟按集傳湛亦叶持林反與鹿鳴同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宜其然乎

目也帑子究窮圖謀宜信也○宜爾室家者兄弟具而後樂且
孺也樂爾妻帑者兄弟翕而後樂且湛也兄弟於人其重如此
試以是究而圖之豈不信其然乎東萊呂氏曰告人以兄弟之
當親未有不以為然者也苟非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則亦未
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凡學
益莫不欺

釋文帑依字吐湯反經典通為妻帑字今讀音孺也

孔疏左傳曰秦伯歸其帑書曰予則帑戮汝皆是子也

疏義莫如兄弟於此尤為可見而無疑

通解是字然字皆指宜室家樂妻帑說蓋死喪患難之時天理
真情發見不待究圖自知兄弟之重至此安寧之時人欲易溺

救於不知必待究圖而後信其重也

說通究圖是究圖其執宜之執樂之也著實教人體認語

麟按宜爾樂爾二爾字即前兩章集傳享其久其二其字室家

泛言然昭備爾二句當就飲食燕樂說

常棟八章章四句

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於死喪矣至於四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喪然後相收但有急難便當相助言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必共禦外侮其所以言之者雖若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

且切矣至於五章遂言安寧之後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則是至親反為路人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故下兩章乃復極言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若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反境窮極而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讀者宜深味之

麟按此詩斷不為誅管蔡而作朱子亦偶信小序耳反覆明兄弟之當重只作燕兄弟之樂歌為是詳味語意自見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

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興也丁丁伐木聲嚶嚶鳥群之和也幽深遷升喬木相親矧况也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故以伐木之丁丁興鳥鳴之嚶嚶

而言其之求友遂以鳥之求友喻人之不可無友也人能篤朋

友之好則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矣蘇傳先王不遺朋友故舊以為非徒有人助也鬼神亦將祐之

以和平

疏義伐木非一人鳥鳴亦是雌雄應和二者皆有相應之聲也故以為興

大全問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朱子曰若能盡其道於朋友雖鬼

神亦必聽之相之而錫之以和平之福又曰揚氏云五品天敘

人之大倫也朋友居一焉故謂之達道不由其道則人倫廢而

天理滅得罪於天矣其能終和且平乎

通解興意只至三句止神聽和平正與孝經天下和平災害不

至同意所謂上卡交而泰也

六帖和天下泰和平方隅砥平

說通曰終有萬年一日意

伐木許許醴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

於粢酒婦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攷

興也許許衆人共力之聲淮南子曰舉大木者呼邪許蓋舉重

勸力之歌也醴酒者或以蜜或以草漉之而去其精也禮所謂

縮酌用茅是也藇美貌羜未成羊也速召也諸父朋友之同姓

而尊者也微無顧念也於歎辭粢鮮明貌八簋器之盛也諸舅

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先諸父而後諸舅者親疎之殺也各遇

也言具酒食以饗朋友如此寧使彼適有故而未來而無使

我恩意之不至也。孔子曰：『既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解也。』此可謂能先施矣。

孔疏傳曰：以篚曰醴，以藪曰醕。篚，竹器也。藪，草也。醴酒者，或用篚或用算，傳四年左傳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也。釋物云：『未成羊曰羴，郭璞曰：『今俗呼五月羔為羴，是也。』禮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故曰：『諸父諸舅也。』觀禮同姓大夫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異姓則曰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

呂記鄭氏曰：『寧適不來，寧召之，適自不來。』孔氏曰：『粢然埽洒，其室庭陳飲食之饋。』毛氏曰：『天子八簋，○長樂劉氏曰：『簋八○并注有○或○則籩豆倍之。』天子燕禮之數也。

麟按：此章亦與至三句止。上章以伐木興鳥鳴，而此章以伐木興醴酒，亦如鹿鳴首章興瑟笙，而次章興德音為不約也。饗禮之盛，雖必用太牢，篚盛黍稷，或近於公食，然肥羴八簋俱偶舉一端，不必太執滯，且語氣皆主於自謙，不致矜。下文天子亦有無酒議酌之時，豈其然也。故雖八簋十二之說，亦不必深辨。皆取大段可耳。○上章以伐木丁丁興鳥鳴嚶嚶，而下遂因鳥論人，說到求友，上不必更牽伐木，故曰興到三句止也。此章以伐木許許興醴酒有藪，而下遂言有肥羴，以連諸父，則各二句為一連，亦不必更牽看與若酒對說，而諸父總承詩中，豈必無此理。然語氣連落，必不如是通解。於上章亦曰興至三句止，而此章則云興至末，於下章則云興至無遠者，皆是主見不定。

一篇之詩析體為三又何足據也但就此章則語實平對而亦上下各六句為一韻尤最晚明者集傳歸叶蘇吼反蓋叶已有反是也餘易知○無由云二章既有二字與三章迨我暇矣同意寧適不來非任其失於人也只是見我之意無一詩不到耳○禮縮酌用等句見却特牲

○伐木于阪醕酒有衍邊豆有醢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餼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嘽嘽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興也衍多也殘陳列貌兄弟朋友之同儕者無遠皆在也先諸舅而後兄弟者尊卑之等也乾餼食之薄者也愆過也湑亦醕也酤買也坎坎擊鼓聲嘽嘽舞貌迨及也○言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太故成但以乾餼之薄不以分以而

於有愆耳故也於朋友不計有無但及閒暇則飲酒以相樂也大全安成劉氏曰詩言兄弟多矣鄭風揚之水昏姻之黨唐林杜雅常諫頌弁斯十行葦等篇同氣之親也此詩則同儕之友也各隨所指而不同耳○餼廬陵羅氏曰說文云乾食徐錯云今人謂乾飯為餼○華谷嚴氏曰公劉乃裹餼糧○豐山謝氏曰湑我我湑之也酤我我酤之也鼓我我鼓之也舞我我舞之也此八字皆倒下句法可見古人之妙也○晉山蘇氏曰民之失德乾餼相隨故君子於其朋友故舊無所愛者有則湑之無則酤之不以有無為辭也奏之以鼓重之以舞盡其有以樂之也○慶源輔氏曰民之失德乾餼以愆曰民則自上言下之辭言細民之相失或以薄物飲酒不以相分之故蓋前章既言其

厚故此章又以薄者言之且乾餼之愆亦微過耳於微過而尤不敢不謹則其大者可知矣

通解諸父諸舅兄弟皆當一時燕飲三章之云互見意耳即朱注亦因詩詞而推其等殺先後非謂燕飲之時有先後也但作文自當依題立說

說通嚴云民之失德者非有大故止是餼糧不以分人而況王者乎故命有司有酒則為我濟之無酒則為我法之非必無酒設言之見不以有無為辭耳又命鼓人鼓舞人舞今正及我之服與朋友飲此所濟之酒也當燕飲之時而言此者見恩義常存前此特若於未暇耳
麟按此章亦與至二句止若曰伐木則于阪矣釀酒則有斲矣

是以邊豆有錢則當兄弟無遠也垣俎以醴酒邊豆對舉即不是二句一連之說斷不易耳愆叶起淺反暇叶後五反亦上下各六句為一韻但六我字二矣字顛倒縱橫讀者莫測則章法之至妙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劉氏曰此詩每章首輒云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當為三章舊作六章誤矣今從其說正之

通解丘氏潛曰古者人君以嘉禮賓臣者有四焉宗族兄弟也朋友故舊也孤御大夫士也公侯伯子男也其禮之行也有饗焉有食焉有燕焉然其燕也有因祭而餼有因勞而勞有閒暇而會所謂饗者烹天宰以飲賓凡設而不

倚爵盈而不飲以訓恭儉也。食者為饗禮之中樂。樂以薦牲體焉。燕則異於饗食之禮。示以慈惠。其樂無筭也。取其醴而已。其爵無筭也。取其醉而已。至於中庸曰燕毛。所以序齒坊記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則是祭畢而燕。四世皇皇者華。既歌則是因勞而勞。伐木之亂。所謂追我暇矣。飲此酒矣。則是因閒暇而時會也。

麟按詩傳聞云此詩本燕諸父諸舅兄弟而首章先之以求友。蓋天子之友總不越同姓異姓而於同姓則稱伯父。於父異姓則稱伯舅叔舅。同姓異姓之雁行者則稱兄弟。今於諸父諸舅兄弟中又特命之曰友。必其以賢著而簡迪於廷朝夕王內如酒誥所稱太史友內史友最親近者。

也不然安有速之而寧不來飲之而輒追暇者。故詩傳於頌弁曰燕親戚而此直曰燕賢則樂飲之為用自別耳。又云按埤雅云種未成羊故從中。仲也。字其美成而後足用。曰既有肥牲後言既有肥牲明其禮有加而無已。且一曰醴酒有燕言燕禮也。二曰陳饋介簋言食禮也。三曰邊豆有醴言饗禮也。饗具四直四邊之實。食禮則自饋食而下無朝事之豆。邊也。燕禮則自加豆加邊而下無饋食之豆。邊也。按禮莫重於饗。食次之。燕又次之。詩人豈以最輕者與諸父而於諸舅則稍加隆。於兄弟則又更加隆邪。其云肥牲肥牲酒幣陳饋有牲有醴亦不過互文以見意。祇取味韻而已。無庸泥也。意亦與通解及余同。

又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賦也保安也爾指君也固堅單盡也除舊而生新也庶衆也

○个君以惠賜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

言天之安定我君使之獲福如此也

疏義無時而不受福則積之也極厚故以單厚言無事而不受

福則得之也極多故以多益言何福不除以莫不庶正以申言

單厚多益之意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鹿鳴以下五詩所言非同丁事所歌非同丁

時所宴非同一臣而其臣之各之則唯同歌此詩者蓋凡臣子

之祝其君唯願其福祿壽考而已試取前五詩分而讀之而

各以此詩答之尤可見其一時君臣相與殷勤忠厚之意

六帖命不于常故曰保爾厥位維危故曰定爾造化無全能

有厚必有薄有益必有損此否泰相魯之理盛衰倚伏之機也

單厚而除多益而庶保定何孔固哉

麟按此下三章各以首二句為帽下四句對說此章易明然下

二章斷當以此為例從來分截牽紐俱不足信也○單厚直看

多益橫看兩俾字俱以天言

天保定爾俾爾戩戩無不宣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賦也聞人氏曰戩與剪同盡也戩善也盡善云者德其曰單厚

多益也盡盡遐遠也爾有以受天之祿矣而又降爾以福言天

人之際交相與也書所謂昭受上帝天其中命用休語意正如

大全慶源輔曰此章又言天使我君無不盡善云為動作無
 不宜適而亦既受天之百祿矣而天之所以申命其悠久之福
 者方且維日不足也蓋無不宜受天百祿者已然之事也既爾
 遐福維日不足者方來之事也○安成劉氏曰人君之對越上
 天者既能有以受百祿矣而天之眷人君者又降遐福而維日
 不足其所以交相與者如此固與大禹贊舜所謂昭受申命之
 意相類且與嘉樂之詩所謂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
 天申之語意正同蓋此詩歌於享享之際以答前詩嘉樂歌於
 禋祭之日以答是禋皆祝頌人君之辭也
 麟按此章亦首二句為帽下四句以受降對說輔注分已然未
 然是也然總之見盡善為無疑矣通解講意分截俱不是盡善

無不宜俱至福言猶所謂吉慶為善事也即輔注云不為動作
 無不宜適人生之福固莫大此○涯盡善猶其云單厚多益亦
 是明至福之意不必牽混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
 賦也興盛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皆高大之意川之
 方至言其盛長之未可量也

講意高大盛長各宜提福在前面說影正意做引下文五個如
 字方說得去高大盛長由裁周植本之固發源之深也
 麟按此章亦首二句為帽下四句以高大盛長對說正狀其莫
 不興也如山如阜已高大矣如岡則又是山眷愈進而高如陵

則又是大阜愈進而大此其莫不興一也如川之方至豈有不
 會莫不增者言必增也感長蓋不知其已矣此其莫不興二也
 莫不增斷當貼川字方字說川流活潑方至初機皆詩人善形
 容處也以莫不興以其不增蓋聲調偶同豈可亂其句理狗彼
 俗說乎凡此皆麟與子常數年前創起言之至今思之實為不
 易奈何尚有以俾爾戢戢發無不宜二句及俾爾戢戢至降爾
 遐福五句命題場屋者甚可嘆也

○言蠲為饗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賦也言言詛曰擇士之善蠲言齊戒滌濯之潔饗酒食也享獻
 也宗廟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先公也謂后稷
 以下至公神祖類也先王太王以下也君通謂先公先王也卜

猶期也此尸傳神意以擬享人之詞文王時周末有曰先王者
 此必武王以後所作也

孔疏孫炎曰祠之言食初新菜可酌嘗也新穀烝進品物也此
 皆周禮又自殷以上則禴禘嘗烝王制文也至周公則去夏禘
 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曰祠故禘禘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
 度宗廟之祭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禘為天祭於夏於
 秋於冬周公制禮乃改夏為禴禘又為天祭之義注云周以禘
 為殷祭更名春曰祠王者因革與世而遷事雖制禮大定要以
 所改有漸易曰不知西鄰之禴祭鄭注為夏祭之名則文王時
 已改言周公者據制禮大定言之耳公上不不言先者以先王在
 公後王尚言先則公為先可知

呂記孔曰若以四時當云祠初嘗齋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
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之等是傳神降
羊人也

疏義訓曰柔日也

輯錄訓謀也柔日丁巳也必先朝此日明自乃筮

大全安成劉氏曰訓自者君臣訓謀祭日於旬有一日之先至

次日乃卜所誦之日吉否如少牢饋食大夫先與有司誦丁巳

之月至明日乃筮其日之吉凶也擇士者大射於射宮以饗與

祭之士齋戒謂十日齋三日戒之類滌濯謂灑濯祭器掃除宗

廟之類又曰此詩所以答前五篇然則前五詩亦作於武王以

後明矣儀禮有饋饗注炊黍稷曰饋○史記曰公叔祖類生

古公亶父索隱云古公亶父之父世本作太公組紺諸藍三代
世表作叔類問古先追主之禮武王周公以王業肇於太王
王季文王故追主三主至於組紺以上則止祀以先公之禮束
子曰然周禮祀先王以象見祀先公以幣冕幣冕諸侯之服但
乃是天子祭先公之禮耳○廣陵歐陽氏曰此章又言非惟天
之福我君如此至於四時豐潔酒食祀其先公先王而神亦降
之福

六帖四章祭祀但以起下上廟之意非如他詩盡事神之禮始
獲神休之說也

麟按周本紀公妣祖類又作太公叔類此以字近相訛耳世本
云太公組紺諸藍則六字自為一人中庸疏云組紺一名諸藍

是也。周禮司服注又作公祖類無叔字。祀先王以袞冕。祀先公以鷩冕。則是禮有隆殺而其服因之。詳見四書說約無憂章集傳。享叶虛良反。○劉注齋戒謂七日齋。三月戒。然名物疏引禮記又曰七日戒。三以齋。疏曰七日戒者謂散齋也。三日齋者謂致齋也。周禮云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司尊彝祠禴禘用鷄彝。鳥彝朝踐用兩獻尊。再獻用兩象尊。嘗烝禘用罍彝。黃彝朝獻用兩著尊。饋獻用兩壺尊。

神之謂矣。詔爾多福。民之望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賦也。弔至也。神之至矣。猶言祖考來格也。詒遺實實也。言其實實無偽。日用飲食而已。羣衆也。黎黑也。猶秦言黔首也。百姓庶

民也。為爾德者則而象之。猶助爾而為德也。

嚴緝此章承上章祭祀言神以來至矣。遺爾君以多福。民皆實實矣。智巧不生。日用飲食而已。故羣衆百姓皆為爾德。淳實則近德。機巧則近賊也。上既曰民下復曰羣黎百姓申廣言之。見無一民之不為爾德也。德者民心之所自有而曰徧為爾德者民因君而全其天則民心之天與君心之天更無差別。故民之德皆君之德。猶曰莫非爾極也。

疏義既曰羣黎又曰百姓所以盡天下之人也。民德如此實君德有以化之。但羣黎百姓為之於下。反若助入君而為德。此言神降多福則不惟福爾之。一身必使民德歸厚而為个君之本福也。

通解神即上先王先公飲食正日用中事助羣助之助非補助之助

麟按氏之質矣四句當通下說不當兩平說然亦以神助二句為帽也集傳福叶筆力反古義職韻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賦也恒弦升出也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騫虧也承繼也言舊葉將落而新葉已生相繼而長茂也

孔疏弦上弦也此取漸進之義故云上弦不言望

嚴緝南山終南山也

輯錄解頤曰月月松柏喻其福之方進而不已南山喻其福之

有常而不變

六帖或承或字法妙品或者不知誰何之辭舊葉未落而新葉已生舊福方來而新福已繼不知不覺已自有在

麟按騫虧也謂一隅崩謂全體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芣苢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玼之故不

與也薇菜名作生出地也莫晚靡無也玼疵也追暇登歸也此遺戍役之詩以其出戍之時采薇以食而念歸期之遠

也故為其自言而以采薇起興曰采薇采薇則薇亦作止矣曰歸曰歸則歲亦莫止矣然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啟

居者非上之人故為是以苦我也直以嚴抗侵陵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蓋叙其勤苦悲傷之情而又風以義也程子曰盡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又曰古者成後兩暮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暮遣次成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成者皆在疆圍如合之際秋也

嚴緝采薇出車杜諸詩周之所以興也漸之石君之華何草木黃諸詩周之所以衰也言遣成役者主師衆言之其實遣將率成役同歌采薇併將率遣之三詩述其往返始終之辭木畧相似但采薇是遣之之始預道其勞苦而因以勗之出車杜杜則述其已事之勞而慰之耳

疏義詩意正言出成之事非為采薇而作也但借當時所事為起語而用四句相呼應耳被方生而半成春暮矣方以何時為歸期乎必明年之歲莫矣預言之以定其志也

大全建安熊氏曰北狄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生侵暴每留屯以防之

通解古者成後以兩暮為限故曰兩暮而還今年春莫行明年夏代者至雖曰代者已至然前成尚未歸故曰復留備秋既畢方許言歸故曰至過十一月而歸詩云歲莫止即此時也然時言歸未即至家又明年仲春至杜杜詩云卉木萋止征夫歸止即此時也春莫遣次成者又所以代夏代者之成夫前成者至過十一月而歸代成者又夏時已至所以秋與冬初兩番皆

詩經卷之十一 小雅 三

在故曰每秋與冬初兩番成者皆在疆圉如今之防秋也

六帖獵牲內侵中國義不可以獨全故舍我室家義不可以獨

安故不遑啓居

麟按此章以作莫故故為韻作集傳叶則故反宜讀如做也

名物疏史記云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

上有山戎獵牲常粥居于北蠻逐水草後徙毋城郭常處耕由

之業其俗寬則隨畜因獵射禽獸為生業急則入習攻戰以侵

伐其天性也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獵牲秦曰匈奴增釋許

氏亦云戰國後為匈奴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

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興也柔始生而弱也烈烈憂貌載則也定止聘問也○言戍人

念歸期之遠而憂勞之甚然戍事未已則無人可使歸而問其

室家之安否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興也剛既成而剛也陽十月也時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名

曰陽月也孔甚疚病也來歸也此見士之竭方致於無還心也

鄭箋來猶反也據家曰來

嚴緝歸期當在十月之後即上章所言歲莫也十月以後至十

二月皆可稱歲莫

通解薇自然有作有柔有剛皆一時託以起興不可以此三字

詩經

卷十一

三

薇

上分列如桃夫咏其華實咏業非時之有別也

麟按此與上章俱三轉韻集傳咳叶訖力反來叶六直反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

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興也爾華盛貌常常康也路戎車也君子謂將帥也業業壯也

捷勝也○彼爾然而盛者常康之華也彼路車者君子之車也

戎車既駕而四牡盛矣則何敢以定居乎庶乎一月之間三戰

而三捷矣

蘇傳爾說文作爾

呂記鄭氏曰斯此也

疏義此專以語相呼為興與何彼穠矣同例

大全爾華盛貌謂靡麗也

通解豈敢定居句玩朱傳一則字可見承上說來

說通此下兩章雖有戰守意其實成事以固圍為主非欲生事

於外夷也一月三捷亦作戍士擬議之詞非實然事

麟按此與前三章俱興至四句止下四句另說兩句一連四句

一截之說更為分明也車叶尺奢反亦與何彼穠矣同例上曰

彼路下曰戎車而注曰路戎車也則戎車既駕即是言彼路之

駕為君子所乘矣猶清人注所謂將車非兵車也勿誤認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躑四牡翼翼象呼魚服

豈不日戒嚴狃孔棘

賦也騤騤彊也依猶乘也躑猶茫也程子曰躑隨動也如足之

腓足動則隨而動也。翼翼行列整治之狀。象胄以象骨飾弓。猶也。魚獸名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班文。腹下純青。可為弓韃。矢服也。戒警棘急也。言戎車者將帥之所依。乘戎役之所託。倚且其行列整治。而器械精好如此。豈不日相警戒乎。環花之難甚急。誠不可以怠備也。

嚴緝傳於此云。駉駉疆也。於桑柔云。不息也。經四牡駉駉凡四出。今皆以為不息。

大全問傳曰。腓猶茫也。又引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其按易成傳曰。腓足肚行則先動。足乃舉之。非如腓之自動也。易本義亦曰。欲行則先自動。由程子前說觀之。則腓為隨足以動之物。由後二說觀之。則腓為先足而動。月矣。不

當引之以解此詩之義。不若猶茫之得也。生民詩牛羊腓字之

傳亦以腓為茫。若施於此詩。與上文君子所依意義亦相類也。

朱子曰。此非太義。既係今詳兩說。誠不啻當刪去。然板本已定。只於補說中說破可也。又百卉具腓。又有他訓。不知此字竟是何義。

華谷嚴氏曰。左傳云。左執馭。右執籥。籥頭即受弦處。以象齒飾之。則弦之上十不至齟齬也。

通解此詩作戎役口氣。故自謂小人。腓訓足履。只是宿於車下之義。魚皮雖兼言可為弓韃。此重矢服勿混。

六帖腓茫也。進而部伍類為捍衛之資。退而營柵藉為棲宿之地。

麟按此章亦必四句為截。餘紛紛者妄也。上四句亦只說得一

路故集傳補曰言戎車者云云令人好以時事入詩混作車戰
 謬之誤矣。腓字解大全頗畫上而輯錄又謂世無足不動足肚
 自先動之理本無可疑即生民詩牛羊腓字之正以牛羊足不
 動棄路之嬰兒以足肚回護而過之如字受然爾鄭氏改腓為
 匪非訓腓為匪不當因其改字訛為字訓也此又一說然義亦
 足表裏。遣將帥及成役雖同歌同日皆以采薇然此上兩章
 皆成役說將帥理當如此成役豈無車然語意各有所主混說
 即非也。服蒲北反戒字并疑不必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
 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賦也楊柳蒲柳也霏霏雪盛貌遲遲長遠也。○此章又設為後

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勤勞之甚也。程子曰此皆極道
 其勤苦憂傷之情也。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
 矣。范氏曰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矣。
 嚴緝錢氏曰依依柳柔弱之貌李氏曰思語辭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則始去之時二月也。今
 我來思雨雪霏霏則來年得歸之十二月也。路之長遠身之饑
 渴是勞苦之甚而傷悲之極也。於其遣戍之初而遽言及此則
 亦不憂上之人不我知矣。
 說通此章首四句與出車不同此是戍人兩期畢成之常出車
 是將帥應復專征之事故此當敘驅馳之勞彼當敘成功之難
 也首四句非止是敘光景昔之所見景則和而心則慘今之所

詩經

卷十一

三

一編解居

見心雖樂而景復悲見往來各有關情處莫知莫知歸時復有此道途之苦也

麟按集傳哀叶於希反

采薇六章章八句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于

事多難維其棘矣
賦也牧郊外也自從也天子周主也僕夫御夫也○此勞還率之詩追言其始受命出征之時也車於郊外而語其人曰我受命於天子之所而來於是乎召僕夫使之載其車以行而戒之曰手事多難是行也不可以緩矣

木全爾雅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注邑國都也界各十里

而異其名○疊山謝氏曰此章有尊敬于命之禮有憂勤王事之意有整暇勇決之才有奔走犯難之忠

通解注中其人指所統之三軍言自天子所二句只一句意重

天子之命上下章所謂任大責重是也載字與六月載是常服

載字同多難在獵狝上說要見秋高馬肥易於南牧只是成邊

乃禦我要法與內侵迫近京邑者不同維棘是匪邀匪遊今日

之行三十里今日之行不可以或緩也匪安匪舒明日之行三十里明日之行不可以或遲也

六帖左傳其人御其其為石可見古之御者是偏副之任此詩

所謂僕夫亦非卒伍輩也觀次章僕夫况瘁意亦見矣

麟按此章亦似可作大將自言然有兩謂字則是且敘且述又

一體也。且一篇之中，或為詩人之詞，或為大將之詞，或為宰家之詞，錯舉成文，尤與上篇迴別。自天子，所謂我來矣，一謂字當移，在自天子自字之上。即注中語其人語字也。故曰自天子所，一句只一句意，謂之載，謂字即注中使之載，使字戒之，云云。又從使之，去出末二句，却是大將語。○集傳牧，叶莫狄反來，叶六直，反載，叶節力反。大全還率，率字音帥。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旒矣，建彼旄矣。彼旗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况瘁。

賦也。郊，在牧內。蓋前軍已至牧，而後軍猶在郊也。設，陳也。龜蛇，曰旒，建也。旄，旄於旗干之首也。鳥隼，曰旗。鳥隼龜蛇，曲禮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揚氏曰：師行之法，四方之星，各隨其

方，以為左右前後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則士無失伍。離次矣，旆旆飛揚之貌。悄悄，憂貌。况，甚也。或云當作况。○言出車在郊，建設旗幟，彼旗幟者，豈不旆旆而飛揚乎？但將帥方以任大責重，為憂而僕夫亦為之恐懼，而憔悴耳。東萊呂氏曰：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泣涕。夫子之言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此意也。

輯錄龍旂，九旒，雀，十旒，虎，六旒，龜蛇，四旒。

大全周禮圖注曰：考士記云：鳥隼，七旒，以象鷙火。畫朱雀，與隼以象勇健。○沈氏曰：朱雀莫知何物，但謂鳥而朱者，然天文家朱鳥乃取象於鷙，如鷙首鷙尾鷙火是也。○朱子曰：玄武，謂龜蛇也。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禮記曲禮曰：前朱

雀而後云武左青龍而在白虎鄭氏云以此四獸為軍陳象天也

麟按詩緝李氏本云郊牧義同而集傳曰前軍已至牧後軍猶在郊者因下設桃句看出也且詩必四句一截則此自言在郊事後四句又是合橫桃為言以突起當時之戒懼意注中豈不字但字呼應甚明通解亦謂旆旆截者大謬也况茲也則况瘁疑當作為此而瘁○世人不解讀書因不解命題每見為設此旆矣四句文者紛然都將胡不旆旆語氣說住雖余少作亦隨此失極可笑也不知詩意正控建彼旆矣說住下四句語意云論起牧外所建之旗與今郊所建之旆豈不旆旆而飛揚但將帥方云云僕夫亦體其心而云云耳此等段落但經拈出山嶽

不移庶幾解人不昧斯語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車並旆旆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擲玃于襄

賦也王周主也南仲此時大將也方朔方今靈夏等州之地彭彭衆盛貌交龍為旆此所謂左青龍也央央鮮明也赫赫威名光顯也襄除也或曰上也與懷山襄陵之襄同言勝之也○東萊呂氏曰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於是車馬衆盛旆旆鮮明威靈氣焰赫然動人矣兵事以衰殺為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程子曰城朔方而擲玃之難除禦我狄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戰為先也

孔疏朔方地名云國者以國表地非國名但北方大名皆言朔
方堯典云宅朔方爾雅朔北方也皆其廣雅

嚴緝曹氏曰即六月所為長鎬及方是也

麟按天子命我城彼朔方二句自作大將語氣前後六句皆敘
事也不可依東萊說以車馬旌旗倒插於下彼是反裝語耳兩
城字俱謂據城以保障如言堅壁清野使大戎無所乘其虛意
非城築城字○一統志陝西寧夏衛漢朔方郡靈州城在衛城
南夏州城在衛城東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賦也華盛也塗凍釋而泥塗也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則以簡

書相戒命也或曰簡書策命臨遣之詞也○此言其既歸在塗
而本其往時所見與今還時所遭以見其出之以也東萊呂氏
曰采薇之所謂往遺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道時也采薇之
所謂來戍畢時也此詩之所謂來歸而在道時也

孔疏古者無紙有事書之於簡謂之簡書

嚴緝長樂劉氏曰謂王命載之以竹簡也

語類子善問畏此簡書簡書有二說一說簡書戒命也鄰國有
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一說策命臨遣之辭曰後說為長當以後
說戴前前說只據左氏簡書同惡相恤之謂然此是天子戒命
不得謂之鄰國也

通解即初出時所受戍薇之簡書

麟按集傳華叶芳無反

○嗶嗶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中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賦也此言將帥之出征也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念之以為未見而憂之如此必既見而後心可降耳然此南仲今何在平方往伐西戎而未歸也豈既却撥我而還師以伐昆夷也與薄之為言聊也蓋不勞餘力矣

通解末二句乃王者想像出一時婦人思念之情直說其又伐西戎而未歸耳注中豈既却撥我而旋師以伐昆夷也與之云者乃朱子疑意作文不可用出朱子見通篇皆為撥我而發至此章詩家之思乃及西戎故云云豈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與

者不敢質言之謂也此乃朱子解詩之詞非室家口氣

大帖南仲既為大將則宜兼靖二陞如今關中經略本重北虜兼備蕃族固無不可而室家憂其不至展轉猜度便疑移師西指此二義者自不相方若作實有是事便是癡人說夢也說詩到此等處正如鏡兌水月若能領其義旨則文理躍然如作刺舟見解則一語難通矣

麟按此篇勞還率本作每年例用之辭然中有南仲字樣則必當時自為勞南仲作後始例用耳伐西戎亦何必非實事先後時勢固不同也文字看熟則作虛擬亦熟看活則作實事亦活又不一拘此章亦在四句截上四句言當此時而未見故心憂也下四句言必既見乃快而又往伐西戎也會得此理千變

萬化不離範圍須有解者。○降集傳叶胡攻反亦與召南草蟲
一例

○春自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芣邠邠執訊獲醜薄言還歸
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賦也卉草也萋萋盛貌倉庚黃鸝也喈喈聲之和也訊其魁首
當訊問者也醜徒衆也夷平也。○歐陽氏曰述其歸時春日暄
妍草木榮茂而倉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
鄭氏曰此詩亦伐西戎獨言乎玁狁者玁狁大故以為始以為

終

六帖徐士彰曰執訊獲醜時說以此章遺帥只是城守未嘗與
虜文鋒當作執訊獲醜之人難之者曰雖是城守豈能不戩一

人若作執訊獲醜之久是本文之下又多兩字也此說雖是然
亦未請詩人之旨大抵古人文章有三體有褒美之體有核實
之體春秋之文核實之體也故每據事直書詩之文褒美之體
也雖虛美隱惡而不嫌於過如此詩雖未嘗與虜交鋒未嘗
二人即言執訊獲醜亦非所以為過詞也此等處要當活看玁
狁于襄自城守之時言其功在一方玁狁于夷自凱還之後言
其功在天下。○古人文字意意圓滿言言足相若能尋其本直
全慈不勞補綴如執訊獲醜要加之人二字便是畫蛇添足也
所以注書只消訓詁不須翻案講解增添意見造作語言得者
固多失者不少漢儒未必全非宋儒未必全是
麟按此說固妙然如麟上章之云則南仲最初一出或真有執

訊獲醜之事亦未可知也。自謂又一轉解。觀注於此之時四字。此章四句一截之理更明。通解云首六句美其歸時之樂。誤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疏義一章述其往時忠敬之心以勞之。二章述其往時憂懼之心以勞之。三章述其往時發揚之氣以勞之。四章述其來歸之時道塗感慨之情以勞之。五章述其未至之時室家思念之情以勞之。六章述其今日凱還之功以勞之。大全程子曰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敘大要在歸功將帥。慶源輔氏曰行師之道始出尚嚴肅既歸則尚和樂故出則有櫜而歸曰凱還凱樂也。讀此詩前三章

則如秋霜之肅後三章則如春風之和如此然後謂之者之師且曰徽化于夷而已則固不貴乎墜地屬城與之。雖血之事也。

有杜之杜有皖其實王車靡監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賦也皖實貌嗣續也陽十月也遑暇也。此勞還後之詩故述其未還之時室家感於時物之變而思之曰特生之杜有皖其實則秋冬之交矣而征夫以手事出乃以日繼日而無休息之期至於十月可以歸而猶不至故女心悲傷而曰征夫亦死以暇矣曷為而不歸哉或曰興也下章故此。疏義日月陽止即遣戍之明年十月采薇所謂歲亦陽止之時。

也。大全安成劉氏曰：次年十月乃戍畢之時，故采薇遺戍之際，預言歲亦陽止，以為歸期。此章之思望征夫者，亦以日月陽止而知其遑暇也。

通解注中歸字，即程子至過十一月而歸歸字，非到家之謂。

○有杜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

征夫歸止

賦也。萋萋盛貌，春將暮之時也。歸止可以歸也。

通解此正戍畢之明年二月既還而未至時也。程子謂又明年仲春至者是。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幪幪，四牡瘡瘡。

征夫不遠

賦也。檀木堅宜為車，幪幪瘡瘡，羸貌。○登山采杞，則春已暮而杞可食矣。蓋託以望其君子而念其以王事詒父母之憂也。然檀車之堅而敝矣，四牡之壯而罷矣，則征夫之歸亦不遠矣。

嚴緝杞之可食者，惟枸杞。

疏義：華幹三五尺，作叢，春可作羹，茹薇甚。

通解：朱傳託字不宜說出。

說通詩不言其已歸之樂，而言其未歸之思，蓋舉人情中之萬事處，以慰勞之。三四章皆將歸而望望，極而旋疑，忽信之詞，皆意中往來之情，頃刻間事也。車敝馬罷，以兩期之久，知之征夫。

不遠又於車馬知之

麟按集傳母叶滿清反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下筮皆止會言近止

征夫邇止

越也載裝疾病逝往恤憂備俱會合也○言征夫不裝載而來

歸固已使我念之而甚病矣况歸期已過而猶不至則使我多

為憂恤宜何如哉故且卜且筮相襲俱作合言於絲而皆曰近

矣則征夫其亦邇而將至矣范氏曰以下筮終之言思之切而

無所不為也

疏義下有地辭筮有占辭皆曰絲

大全廬陵羅氏曰灼龜曰卜樸著曰筮○慶源輔氏曰不遠

料之辭邇止決定之辭

太帖而多為恤大全以為疾病飢渴死傷之憂此意未嘗不是

但并此數語亦不託出却有無數懷傷耳

麟按集傳來叶大直反疚叶訖力反與乘徹同備叶舉里反近

叶渠絕反

秋杜田章章七句

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

異歌異日殊尊卑也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

王氏曰出而用兵則均服同食一衆心也入而振旅則殊

尊卑辨貴賤定衆志也范氏曰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杜

勞衆故極其情先主以己之心為入之心故能曲盡其情

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鄭王范氏所發之憲皆得詩人之旨但
勞帥勞後體悉其情無所不至而略不及論功行賞之事
者何哉蓋古者緝誠盡瘁以勤王之事者人臣之義也君
臣各行其事而已下不以賞而望乎上上不以賞而夸乎
下此君臣相與之至情也豈後世所能及哉○安成劉氏
曰集傳鄭氏王氏之說總論采薇中車林杜也范氏之說
兼論中車林杜二詩也

六帖楊用脩古音略例曰此詩四章章七句首章尾三句
陽傷違為韻次章萋悲歸為韻三章憚瘳遠為韻末章偕
近邇為韻又皆三句此諸詩例既異而體裁亦奇矣

南陔

此笙詩也。有聲無詞。舊在魚麗之後。以儀禮考之。其篇以
當在此。今正之。說見華黍。

大全慶源輔氏曰。已下三詩不綴於皇皇者華之後。而附
於此者。欲以笙詩六篇相次也。

通解按古樂南陔合吹黃鍾太呂二宮。
卷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凡四十六章一有九十七句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詩經說約卷之十二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彞參訂

白華之什二之二

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故升魚麗以足鹿鳴什數而附笙詩三篇於其後因以南有嘉魚為次什之首今悉依儀禮正之

白華

笙詩也說見上下篇
通解古樂白華合歌太族應鐘二宮

華黍



亦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擊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華。然後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所以知其篇第在此者。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大全廬陵李氏曰。諸侯軒縣。縣中者北縣之南也。鄉飲酒。准有琴。故笙立於縣南。董氏曰。笙入者有聲而無詩也。蓋詩有歌有聲。見於詩者歌也。寓於樂者聲也。以其用於鄉人邦國。故當時人習其義。是以因其事而識其聲。知其義也。然則亡其辭者。乃本亡之。非失亡也。○須溪劉氏曰。

雅詩之入歌者。今皆在入笙者。獨不存。疑南陔六詩。當時元只有聲。如今之琴譜。本無其詞也。吾甚笑東晉補亡之無謂。○安成劉氏曰。魯鼓薛鼓之節。其譜見禮記篇末。蓋魯薛二國。投壺燕射擊鼓之節也。其圓者擊鼗。其方者擊鼓。其節不同。亦皆有聲而無詞也。通解古樂華黍合吹。姑洗南呂二宮。○儀禮笙入三終之後。間歌三終。麟按儀禮鄉飲酒禮注。鄭目錄云。諸侯之知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賈疏云。凡鄉飲酒之禮。其各有四案。此賓賢能謂之鄉飲酒一也。又案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飲酒。亦謂之。

鄉飲酒二也。鄉射州長春秋謂射於州序。先行鄉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三也。案鄉飲酒義又有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四也。燕禮注鄭目錄云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羣臣燕飲以樂之。賈疏云案上十經注燕有四等目錄云諸侯無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二者皆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既而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是上文之次也。後乃間歌魚麗笙南陔。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申儀。則下文之節也。然而南陔以下不接皇皇者華。雖輔注謂欲令笙詩相次。但常據以下六詩間於其中。頗為失倫。又不知所致云。

魚麗于罍。鱔君子有酒。旨且多。

興也。麗歷也。罍以曲薄為筒而承梁之空者也。鱔揚也。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方解飛者。鱔也。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又名吹沙。君子指主人旨且多旨而又多也。○此燕饗通用之樂歌。即燕饗所薦之羞而極道其美且多。見主人禮意之勤。以優賓也。或曰賦也。下二章放此。

疏義揚字本作鱔。以其輕揚善飛。故曰揚。○此不主言魚。借之以為起語耳。但罍中之魚既有鱔。又有鱔。君子之酒既已旨。又多。則又以二者兼備之意為興也。

鱔按釋文草木疏云鱔今江東呼黃鱔魚尾微黃大者長尺七

八寸許。然名物疏止云長七八寸許。似別據善本。黃鰮。吳中常
產。無尺以上者也。鱈魚。集傳云。彼而小。蓋本陸璣爾雅。又云。體
員。有黠文。廣志又云。吹沙魚。大如指。沙中行。蓋亦吳中常產也。
但未知吹沙與否耳。雅翼云。大者不過三斤。鳥獸考云。巨者餘
二百斤。或化為虎。必是別種。又集傳。鱈魚似燕頭魚。身似燕頭
本不成句。本魚而曰魚身。亦未安也。故疏義欲以似燕頭魚為
句。身字屬下。然如此。則燕頭魚當為魚名。既無所據。且燕頭魚
身亦見押雅之文。似疏義為穿鑿也。寧終從舊讀耳。君子有酒
疑。只是說酒。但昭後三章多肯有俱頂針上文。兼殺言之。亦無
妨。然詩意之妙。正在離合有無間。何必拘拘爾邪。孔疏欲以肯
屬酒多屬魚。以為後頂針之地。釋文又欲以有酒肯為句。而早

多字。另為句。則更穿鑿之甚。俱是馬可也。集傳叶蘇何。反押
雅字作鈔。又古義桑何。翻歌韻。

○魚麗于留。鮐鱈。君子有酒多且旨。

興也。鱈。鮐也。又曰鮐也。

麟按。鱈字本草亦作鱈。曰鱈魚。押雅云。今。鱈是也。吾吳中呼
為黑魚。道家以為厭。非佳味。毛傳。鱈。鮐也。本本草。集傳又曰鮐。
則舍人釋也。鮐。今之鱈魚。非一物。古義又云。諸魚中。惟鱈魚
膽甘可食。有舌。此未驗也。鱈。既味甘。無毒。至其膽。亦可食。則
其美可知。道家三厭。天厭雁。地厭水。水厭鱈。

○魚麗于留。鱈。君子有酒旨且和。

興也。鱈。鮐也。有猶多也。

詩經卷之九 魚麗 魚麗于留 鱈 君子有酒旨且和

鱗按鯉釋鮎亦本毛傳也然爾雅自作二魚鮎在魚中亦下未
不賈也華谷云只當言鯉似鮎是本草鯉魚脊中鱗一道敷至
尾無大小並三十六鱗集傳有叶羽已反古義凡與上章俱紙
韻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賦也

麟按集傳嘉叶居何反古義亦歌韻

○物其旨矣維其諧矣

賦也

蘇傳皆齊也

麟按集傳皆叶舉里反古義亦紙韻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賦也蘇氏曰多則患其不嘉旨則患其不齊有則患其不時今
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兩全也

麟按集傳有叶羽已反時叶上紙反古義亦紙韻則是此三章
復與前三章各相叶音節之至善者也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
南有嘉魚笙崇立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代也言二歌一
吹也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皆為燕饗賓客上下通
用之樂毛公分魚麗以足前件而說者不察遂分魚麗以
上為文武詩嘉魚以下為成王詩其失甚矣

說通以下三篇朱子以為燕饗通用之樂世解遂謂不可
又君臣字面不知雅詩皆王者所用所謂通用亦不過通
用於在上位在下位者耳

由庚

此亦笙詩說見魚麗

通解古樂由庚合吹雅賓林鍾二宮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與也南謂江漢之間嘉魚鯉廣鱒鮒肌出於河南之丙穴烝然
發語聲也罩筐也編細竹以罩魚者也重言罩罩非一之詞也
○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其詞曰南有嘉魚則必烝然而罩罩
之矣君子有酒則必與嘉賓共之而式燕以樂矣此亦因所薦

之物而道達主人樂賓之意也

釋文罩捕魚器也筐助角反郭云捕魚籠也

孔疏釋器云筐謂之罩李迥曰筐編細竹以為罩捕魚也孫炎

曰今楚筐也郭璞曰今魚罩然則罩以竹為之無竹則以荆故

謂之楚筐

增釋吳師道曰諸本作鯉質鱗鮒肌誤按詩記引山陰陸氏曰

鯉質鱗鮒肌肉甚美傳蓋本此而本有誤脫今與國刊本朱鑑

所傳者鯉質鱗鮒為是鮒字誤無疑

麟按魯詩世學引陸氏又曰鯉質鱗鮒鮒肌然亦恐未見埤雅

豐氏誤也但集傳訓南既從毛氏曰江漢之間後乃曰河南丙

穴恐亦似上欄下挾自庚其說蓋嘉魚丙穴雖有故實此當從

詩經說文卷十二小雅六

言鄭箋曰南方水中有善魚華谷曰下文膠木非木名則嘉魚亦非魚名較妄耳又嗣宗記丙穴不處亦是附會其樂字作非音即與單叶也

南有嘉魚悉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饗

興也汕櫟也以薄汕魚也衍樂也

毛傳汕櫟也

鄭箋今之撿呂也

呂記山陰陸氏曰上籠之如單下撿之如汕淮南子曰單者抑之骨者舉之為之難易得魚一也

嚴維櫟音朔韻作翼

大全巢爾雅作翼撿療僚撿三音

古義詩話云魚單有自上而下者有自下而上者今人謂自上單下為單則單之自上而下者今提魯也自下而上者為撿魯即魯類

南有膠木甘瓠疊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興也東萊呂氏曰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也膠木下垂而美實疊之固結而不可解也愚謂此興之取義者似此而實興也

疏義主人里禮而喜賓樂之綢繆綏亦若此也此以相得之意為興

通解膠木興君子甘瓠興嘉賓蓋南有膠木而甘瓠疊之有纏綿之意矣君子有酒則與嘉賓共之而式燕綏之不亦有纏綿

之意乎。綏之。自我燕賓。而言。纏綿殷勤。以安其心也。

○翩翩者雛。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興也。此興之全不取義者也。思。語辭也。又。既燕而又燕。以見其至誠有知。而無已也。或曰。又。思言其又思念而不忘也。

疏義。但以思字相呼。為興。集傳。二說前說為優。

大全慶源輔氏曰。興體取義。與不取義。詩中固有此兩樣。但此

二章相比。故於此發之。○孔氏曰。思皆為語辭。嘉賓既來。用此

酒與之燕。又燕也。類與之燕。言親之甚也。

麟按。集傳來。亦叶六直反。又叶或音反。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說見魚麗。

說通通詩言。不足。又從而言之也。言樂言併。猶娛其外

也。式。宴綏之。則樂其心矣。然猶有限也。曰。又思。則不可限

矣。由外而內。由暫而久。無窮之意也。有嘉魚而必異之。山

之有酒而必嘉賓樂之。行之有穆木而甘飲好。纍有酒而

嘉賓始。綏雛之飛而復來。燕之畢而又樂。此興意也。

崇丘

說見魚麗

通解古樂崇丘。今吹夷則中呂。二宮。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興也。臺。夫須。即沙草也。萊。草名。葉香。可食者也。君子。指賓客也。

○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其辭曰。南山則有臺矣。北山則有萊

矣樂只君子則邦家之基矣樂只君子則萬壽無期矣所以道
達主人尊賓之意美其德而祝其壽也

孔疏臺夫須釋草文合曰臺一名夫須陸璣疏云舊說夫須
莎草也可為養蠶都人士云臺筮編撮傳云臺所以禦雨是也

十月之交曰田卒汙萊又周禮云萊五十畝萊為草之總名非
有別草名之為萊陸璣疏云萊草名其葉可食今亳州人悉以

為茹謂之萊悉以上下類之皆指草木之名其義或當然矣
嚴緝補傳曰南北指周地之南北也○無期言無窮也有期則

有時而止
疎義此言以有臺萊耳分屬兩句互受也○南山北山有臺又
有萊君子之人有德又有此福其所有者皆不一也故以此與

○美者即其所而有美之祝者期之於後來邦家之基曰德者
德堪其任也

大全本草曰莎草實多香附子○安成劉氏曰詩中所謂德音
所謂民之父母邦家之基與光皆所以美其德也所謂壽考者

皆所以祝其壽也通前魚鼈嘉魚兩篇皆一時樂工所歌彼為
優賓樂賓則此詩所以美之祝之者為尊賓也或疑賓客不足

以當萬壽之語愚謂此詩上下通用之樂當時賓客容有爵齒
供尊足當之者蓋古人簡賚如士冠禮祝辭亦云省壽萬年又

况古器物銘所謂用斲萬年用斲眉壽萬年無疆邦其省壽萬
年無疆之類皆為自祝之辭則此詩以萬壽祝賓庸何傷乎

六帖魚鼈言品物之豐盛故曰優賓嘉魚則言懽忻之交通故

言終言終
曰樂賓南山美德祝壽而德與壽天下之達尊也故曰尊賓三
詩各有其義三者既備斯燕賓之道盡矣而每詩形容曲盡不
可互異則又詩人之善於立言也

麟按集傳臺叶田飴反萊叶陵之反通章一韻下同○名物疏
又言本草香附子即莎草根不云實也又政和本草曰莎草實
名緹衍義曰莎草其根上如棗核者謂之香附子○古義臺名
矢須蓋匹夫所須也萊說文云蔓華也通作釐又原始云萊即
梨也一名落帚初生葉可食大則為樹可為杖俱未知是古但
曰釐曰梨則於韻頗叶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興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首章邦家之基美其可以為邦家之基本所
謂治生乎君子賢者為國之棟幹也次章言邦家之光美其可
以為邦家之顯榮所謂儒者在朝則美政在野則美俗也○安
成劉氏曰此章亦美其德而祝其壽也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興也杞樹如樗一名狗骨
鄭箋已止也不已者長見稱頌也

六帖不已就時言是無窮意是成就地言是日盛意
麟按如是德音不已亦可見壽意若欲劉氏此章專美其德則
疏義兩興之理難說大約疏義解余皆與開合大全多蔓之者
非也集傳毋叶蒲彼反古義紙韻○古義又云杞王應麟以為

梓杞之杞，愚以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則此杞當即是枸櫞也。根莖葉子皆可食，令人輕身益氣。陸佃云：李性頗難老，雖枝枯子亦不細，其品處桃上。故詩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作。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興也。栲，山樗，杻，檣也。遐，何通。眉壽，秀眉也。嚴緝秀眉壽證也。

○南二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作。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興也。栲，栲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為大如指，長數寸，散

有艾之道。○南二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作。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興也。栲，栲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為大如指，長數寸，散

甘美如飴，八月熟，亦名木蜜，使鼠梓樹葉木理如楸，亦名苦楸。黃耇，老人髮復黃也。耇，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也。保艾，養也。

○南二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作。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興也。栲，栲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為大如指，長數寸，散

但味如蜜，以木作屋，中酒則味薄。問栲，朱子曰：栲，栲子，建陽謂之皆栲子，俗謂之癩瘻，栲頭，吾鄉呼為兼勺，味甘而解酒毒，人家左右前後有此木，則醞酒不成。

麟按說通曰：保艾有引翼之意焉，亦德也。不必依劉氏作專祀其壽說。集傳栲俱南，反杻音庚，耇古五反，後下五反，字彙庚，音渚，切音與俗讀平聲似非。大庾嶺，庾亮與之庚皆同。古義廣韻。南山有臺，六章章六句。

說見魚麗

由義

說見魚麗

說通古樂由儀合次無射夾鍾二宮
 麟按鄉飲酒禮燕禮樂皆四節升歌三終庶嗚四牡阜
 者華是也笙入三終南陔白華黍是也間歌三終魚麗
 中庚南有嘉魚崇丘南山有臺申儀是也自此之後乃合
 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所謂關雎之
 亂洋洋盈耳是其解也鄉射禮亦合樂關雎以下六詩然
 而不歌不笙不閒蓋志在射略於樂諸說謂同鄉飲酒禮
 燕禮者亦致儀禮未詳耳

蓼彼蕭斯零露漙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

兮

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漙漙蕭上露貌君子指諸侯也寫輸
 寫也燕謂燕飲譽善聲也處安樂也蘇氏曰譽豫通凡詩之譽
 皆言樂也亦通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
 此詩言蓼彼蕭斯則零露漙然矣既見君子則我心輸寫而無
 留恨矣是以燕笑語而有譽處也其曰既見蓋於其初燕而歌
 之也

不疏釋草云蕭荻也郭璞曰即蒿也生民曰取蕭祭脂郊特牲
 曰蕪蕭合馨香是蕭為香物也

疎義露零於蓼蕭天子之心寫於諸侯皆天道之下濟者而語
 又相應也故以為興夫上下交而志意通則君臣皆遂其樂矣

若此有所疑彼有所畏猜嫌妨息安能致此樂乎○記注云饗以嚴為主故曰訕恭故無以親為主故曰示慈惠

大全安成劉氏曰左傳晉卻至曰宴以示慈惠蓋謂升散於但相與共食所以示慈愛恩惠也

通解詩柄雖本左氏語然或者不知遂以二詩所歌之詞皆為示慈惠之意却誤○注中是以二字在燕笑語上本文是以又

頂燕笑語勿混為佳蓋必有我心寫分於既見之時然後有燕笑語之舉既燕笑語然後有譽處無疑也有譽處在諸侯不兼天子俱自今日說譽即獲上之譽處即今日燕飲之樂便是

六帖天子稱其美曰譽諸侯適其情曰處○夢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與也澤露蕃貌龍寵也為龍為光其德之詞也爽差也其德不爽則壽考不忘矣發美而祝頌之又因以勸戒之也

疏義壽考不忘言長久安寧也○因已見秦終南故不重釋輯錄解頴曰赤帝金鳥會同有繹則為龍為光矣彼交匪敖彼

交匪紆則其德不爽矣萬壽無疆萬壽無期則壽考不忘矣夫諸侯固賴天子以為本根天子亦賴諸侯以為屏蔽苟諸侯之

不朝事則手室之卑亦可知矣故觀其車服之盛享其多儀之誠而天子之心得以自慰焉則其以為寵光也豈一時之虛偽

云乎哉

通解朱傳龍寵也寵乃榮幸之意非魯重與光相去不遠

講意龍光只就燕飲時說

○蓼彼蕭斯，露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合德壽豈
興也。泥，露濡貌。孔，甚豈，樂弟易也。宜兄，宜弟，猶曰宜其家人，
益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如晉，詎無畜羣公子，秦，鍼懼
選之類，故以宜兄弟美之，亦所以警戒之也。壽豈，壽而且樂也。
大全左傳宣公二年曰：初，晉驪姬之亂，詎無畜羣公子，自是晉
無公族。杜氏注云：詎，盟誓無公子，故廢公族之官。又昭公元年
曰：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桓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
晉。注云：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
而加戮也。○慶源輔氏曰：言既見君子，相與厚為燕飲，以嘉其
樂易之德，則又推言能以是樂易之德，而宜其兄弟焉，則其令
德將既壽而且樂矣。

麟按壽豈之豈，叶讀如字。驪姬云云，魯詩世學又曰：晉由驪姬
之亂，詎無納群公子。秦鍼字，后子桓本，景立鍼乃出奔，晉云鍼
音鉗。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儻革冲冲，和響騶騶，萬福攸同。
興也。濃濃，厚貌。儻，響也。革，響首也。馬響所祀之外，有餘而垂者
也。冲冲，垂貌。和響，皆鈴也。在戰曰和在，鑣曰響，皆諸侯車馬之
飾也。庭燎亦以君子目諸侯，而稱其響旂之美，正此類也。攸，所
同聚也。

孔疏釋器云：轡首謂之革，郭璞曰：轡，鞞也。然則馬響所祀之外，
有餘而垂者，謂之革，儻皮為之。故云儻革也。在戰曰和在，和亦鈴
也。以其與響相應和，故曰和在。鑣曰響，謂響鈴置於馬之鑣，郭

璞曰鑣馬勒傍鐵也言置鈴於馬口之兩傍禮記注云鑣在衡
駟鐵箋云置鑣於鑣異於乘車是乘車之鑣不在鑣也

呂記後漢志注曰于寶周禮注和鑣皆以金為鈴鑣者在衡和
者在軾魯訓曰和設軾者鑣設衡者也董氏曰韓詩曰在軾曰

和在軾曰鑣馬動則鑣鳴鑣鳴則和應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故
詩云和鑣雖離言得其和也

嚴緝毛以為和在軾鑣在鑣鄭以為戎車鑣在鑣乘車鑣在軾
輯錄衡是車前橫木駕馬者軾是車上橫木可憑者

木全建安何氏曰京山程氏云和金口木舌鑣傘口金舌鑣在
衡上近於馬衡車前橫木駕馬者即軾也

麟按講意謂此篇四章皆興至末蓋俗解之濫觴必不可信者

也皆以二句興三句後二句另轉耳然前三章易見而此難見
故雖疏義亦曰三章以前皆用兩句興此則盡一章而興之而

不知其實非也條華句自完興意而和鑣句自起萬福義無不
可正不以對待為拘耳太段此章與終南次章一格皆須兩句

一連說落無疑○埤雅青鳳為鑣管離曰和○和鑣不一鈴而
聲則雖離萬福不一福而聚則攸同亦可作一串意相引

蓼蕭四章章六句

輯錄許氏曰天子雖為天下之共戴而其用禮乃與其臣
非有大相遠絕之勢蓋遠則疎而近則親疎則離而親則

合故天子之禮用十有二而上公之禮用九君臣相去之
間特三命兩所以三公坐而論道更相可否堯庭之都俞

詩經

言經言終
吁。弗。虞。庭。之。賡。歌。君。臣。之。間。雍。雍。和。樂。而。敬。愛。之。心。未。嘗
不。存。乎。其。中。三。代。聖。君。益。莫。不。由。是。道。也。觀。宴。樂。羣。臣。之
諸。詩。可。見。矣。至。於。蓼。蕭。之。詩。尤。見。卑。孫。樂。易。直。猶。賓。主。相
敵。喜。幸。之。詞。安。有。一。毫。自。尊。陵。下。之。意。其。曰。見。君。子。而。我
心。寫。燕。笑。語。是。以。有。譽。慶。固。備。其。謙。接。之。語。至。曰。為。龍。為
兕。則。又。其。卑。孫。之。極。者。也。上。之。人。禮。容。揖。孫。乃。如。此。而。為
下。者。所。以。承。順。悅。服。又。當。何。如。耶。豈。弟。之。氣。象。盈。於。朝。廷
被。於。天。下。其。化。安。得。不。至。於。中。屋。可。封。哉。自。秦。始。皇。尚。氣
勢。而。不。知。德。義。又。自。尊。而。卑。人。務。使。君。臣。之。禮。懸。絕。如。天
地。然。後。上下。之。情。離。而。亂。臣。賊。子。奸。名。犯。分。者。愈。衆。矣。
麟。按。詩。傳。闡。曰。古。者。封。建。之。法。諸。侯。各。據。其。土。而。有。其。民。

其。勢。易。分。而。難。合。天。子。獨。立。於。上。千。里。之。畿。豈。足。制。萬。邦
之。命。惟。是。有。道。以。懷。之。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
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是。也。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
伯。二。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職。在。掌。客。者。是。也。
饗。以。訓。恭。儉。故。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燕。以。示。慈。惠。於
是。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密。合。好。今。曰。燕。笑。語。今。曰
孔。燕。豈。弟。故。知。為。燕。諸。侯。之。詩。然。饗。亦。未。必。不。可。通。用。耳。
平。者。建。國。親。侯。欲。其。光。昭。令。德。翼。載。平。室。與。國。成。恪。永。世
無。窮。故。褒。之。以。龍。光。祈。之。以。不。爽。美。之。以。宜。兕。弟。祈。之。以
壽。考。壽。豈。意。何。慈。慈。也。古。親。賓。之。典。其。相。勉。以。正。如。此。豈

詩經說

卷之二十一

其

燕

徒以私惠自留哉抑是詩與淇露形考均為天子燕諸侯
故在傳文四年甯武子不答淇露彤弓之賦謂諸侯朝正
敵愾而王宴之乃得賦此是也及觀昭十二年宋華定來
聘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嘗其宴語之不懷寵光
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夫華定之不
敏亡論已為魯人者寧遽忘衛俞遜謝之故事何其不宜
賦而輒賦於宋客乎豈世變愈下僭擬無章愈甚真若肄
業及之而不自覺其于大禮耶記曰大夫奏肆夏且越不
予始與夫舞佾歌雅所由來者漸矣
淇淇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興也淇淇露盛貌陽日晞乾也厭厭安也亦久也足也夜飲私

燕也燕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此亦天子燕諸侯
之詩言淇淇露斯非日則不晞以興厭厭夜飲不醉則不歸蓋
於其夜飲之終而歌之也
疏義孔疏君留而盡私恩之義故曰私燕燕禮宵則云云者引
此以明有夜飲之禮也
木全廬陵歐陽氏曰燕當以晝而言夜飲者燕禮有宵則設燭
之禮是古雖以禮飲酒有至夜者以申私燕之恩盡殷勤之意
○儀禮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
甸人執大燭於庭閹人為大燭於門外燕禮輕無庭燎設天燭
而已○又燕禮君曰無不醉實及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醉
麟按燕禮之終又有無算爵言爵行無次無數唯意所酌醉而

止無算樂升歌間合無數也取歡而已賓辭北面坐取其薦脯
以降奏陔賓既執脯以賜鐘人於門內雷遂出知大夫皆出公
不送云云是皆本詩注脚也但諸詩引無禮皆諸侯燕其臣非
天子燕諸侯之禮節次必有不同又不可太膠柱云○又儀禮
注曰宵夜也燭燋也向人掌共薪蒸者庭大燭為位廣也闈人
門人也為作也作天燭以俟賓客出疏曰凡燕法設燭者或射
之後終燕則至宵也或冬之日不射亦宵夏之日不射未必至
宵也云燭燋也者古者無麻燭而用荆燋故少儀云主人執燭
於燋鄭云未熟曰燋但在地曰燋執之曰燭於地廣設之則曰
天燭也庭燎亦名天燭故詩云庭燎之光毛云庭燎大燭也司
烜氏云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云謂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

燭於門內曰庭燎此闈人為木燭於門外者亦是木燭在地也
郊特牲曰庭燎之有由齊桓公始謂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
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與也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蓋路寢之屬也考成也
鄭箋載之言則也

嚴緝革茂則得露多夜飲在路寢而成禮受恩優渥也○燕禮
云膳宰具管饌于寢東注云寢路寢也嘗從朱氏
輯錄公羊傳路寢者何平寢也何休注曰公之平居也路者大
也寢者居也

大全丘氏曰言在冢尊者之室○安成劉氏曰在宗室而成燕

禮也

通解下二句重敬獻上為是注云夜飲必於宗室則宗室乃燕飲必在之地似不空王君蓋在公堂則失之拘在朝廷則失之嚴故必在彼宗室於以成其禮也

麟按說通云王者有燕有饗饗在廟燕在寢儀禮疏云云寢路寢者以其饗在廟服朝服下記云燕朝服于寢平處在路寢不在燕寢可知故云路寢也禮書云王六寢木寢一小寢五諸侯三寢木寢一小寢二木寢謂之路寢又謂之平寢小寢謂之燕寢又謂之少寢木寢聽政嚮明而治也在前小寢釋服燕息也在後自卿以下二寢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典也顯明允信也君子指諸侯為賓者也令善也令德謂其飲多而不亂德足以將之也

通解顯允在平自看令德在今自飲酒上看顯允二字較輕下

豈弟亦然講意以言祀而又言棘下言桐而又言荷無一物之丕有正以興下莫不字無一人之不然也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與也離離垂也令儀言醉而不喪其威儀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

春秋傳審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賦湛露曾氏曰前兩章言獻獻夜飲後兩章言令德令儀雖過二十

爵亦可謂不繼以深矣

大金柱氏曰朝正朝而受正教也。問慕蕭湛露二詩朱子曰文義也只如此却要說盡實見他至誠和樂之意方好。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三章丁百四句。

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 弘今之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既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賦也彤弓朱弓也強弛貌既與也大飲賓曰饗。以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東萊呂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既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既之非由外也。丁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

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彼之視府藏為已私今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既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札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孔疏昭地貌說文云昭弓反謂弛之而體反也。此言強弛貌則受弓矢者皆定體之弓弛而賜之饗者烹宰以飲賓是禮之大者故曰大飲賓曰饗謂以大禮飲賓獻如命數殺牲俎豆成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析俎燕或至夜饗則如其獻數禮成而罷昭元年左傳云鄭魯趙孟禮終乃燕是饗之終日也。

呂記長樂劉氏曰行慶賞必與神人共之故行饗禮于廟
嚴緝天子以彤弓賜諸侯昭然而馳賜弓不張也吾中心至誠
既賜之故陳鐘鼓之樂一朝設饗禮而昇之彤弓非常賜也鐘
鼓大樂也饗盛禮也設盛所以重彤弓之賜也

木全漢哀帝建平四年上發武庫兵器送侍中董賢及乳母王阿
舍執金吾王將隆奏武庫兵器天下公用今便僻弄臣私恩微
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非所以示四方也○唐德宗興元
元年加李懷光太尉賜鐵券懷光尋反馬燧取長春懷光縊於
昭宗景福二年以王行瑜為太師號尚父賜鐵券後王行瑜舉
兵犯關李克用克邠州王行瑜伏誅○漢書韓信言項羽之為
父也見人慈愛言語嘔嘔有功當封爵者印刻敕忍不能予此

婦人之仁也

麟按賜弓既云不張則彤弓昭然下句自指目前而言也但受
言藏之一句又追前自耳受言之言呂記李氏曰語辭也然或
作王者受之弓人而命司者藏之亦自佳其本意則本帖云藏
器以待有功而不敢輕故得之者以為重推誠以錫有功而不
敢吝故受之者以為息然王者之心非欲其以為重以為息也
盡吾之禮意而已誠且速字講中勿說出說通天無吝惜是說
詩斷意若入講是重王者不重嘉賓矣但妙集傳既叶虛生反
饗叶虛良反古義陽辭

○彤弓昭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賦也載抗之也喜樂也右勸也尊也

疏義勸謂燕飲之際勸以助歡尊右為尊位也

太全安成劉氏曰載形弓于弓檠抗弓體使正言其藏之謹也

臨川王氏曰尊尊而右之也○墨山謝氏曰古人以右為尊

麟按禮書秘以閉之故亦謂之閉紐以繫之故亦謂之紐如

則納之鞞中足以定往來之體祛爾反之病矣是載而

義也集傳載叶子利反喜叶去敬右叶于記反古義寘韻

形弓昭兮受言索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鍾鼓既設一朝醕之

賦也桑韜好說醕報也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

酌自飲而遂酌以飲賓謂之醕醕猶厚也勸也

釋文韜本又作鞞弓衣也

疏義一獻一酢報施均矣人有醕是其厚也故以厚訓醕醕以

道飲故又為勸也

麟按禮書明堂位曰載駘鞞小戎曰虎韞錢膺太叔于由曰抑

也弓忌左傳曰右屬鞞韞杜氏曰鞞以受矢韞以受弓鞞鞞

鞞皆弓衣也亦曰弓室以鞞之為實字為虛字耳集傳鞞

中古號反醕叶个到反則似醕讀如擣也古義號韻古義又云

說文云車上太鞞引詩載鞞弓夫又按樂記倒載于戈包之以

虎皮名曰建鞞注謂兵申之衣曰鞞蓋兵申弓矢皆以皮為之

衣故皆以鞞名

形弓三章章六句

春秋傳齊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

形弓一形矢百茲弓矢千以覺報宴注曰愾恨怒也覺明

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擊形弓以明報功。寡樂鄭氏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東萊呂氏曰。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篡弒。不容待報者。其它則凡伐之法。乃太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強臣拜表。輒行者異矣。

釋文旅音盧黑弓也。本或作旅字訛。

孔疏。愾恨也。謂夷狄戎蠻不用王命。王心恨之。命諸侯有德者使征之。既勝而獻其所獲之功於王。王親受之。又設饗禮禮之。於是賜之弓矢也。獻功者。伐四夷而勝則獻之。其伐中國雖勝不獻。故莊三十二年左傳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其賜有功。不須四

夷之功也。晉文侯夾輔周室。平王東遷。雒邑無代。四夷之功。王亦賜之弓矢。尚書文侯之命是也。甯武子所言及晉文侯文公所受。皆并有旅弓。此詩獨言形弓者。以二文皆先形後旅。形少旅多。舉重可以包輕也。有弓則有矢。故亦不言矢也。傳文直云旅弓矢十。故服虔云矢十則弓十。太全周禮太司馬曰。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責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隤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晉穆帝永和七年。桓溫要求北伐。詔書不聽。溫拜表輒行。安帝隆興三年。孫恩陷會稽等郡。劉牢之鎮京口。發兵討恩。拜表輒行。

麟被疏又謂色以赤者思所尚也故賜弓赤一而黑十以
赤為重耳然惟左傳語同書文侯之命彤弓一彤矢百盧
弓一盧矢百則又不以多寡為辨也故弓矢即作盧弓矢
王莽九錫文亦然韻瑞旅黑弓通作盧字彙旅音盧與盧
同是也又書孔疏曰彤字從丹旅字從去故彤赤旅黑解
較詩疏尤明捷云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指賓客
也○此亦燕飲賓客之詩言菁菁者莪則在彼中阿矣既見君
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矣或曰以菁菁者莪比君子容貌威
儀之盛也下車放此

子疏舍人曰莪一名蘿郭璞曰今莪蒿也陸璣疏云莪蒿也一
名蘿蒿生澤日漸洳之處

通解禮儀就今日燕飲上說賓之初筵注云初筵禮儀之盛與
此禮儀字同見之而樂燕禮所由行也儀生於樂儀之所在即
樂之流著焉耳耳字語助之辭不宜誤滯

說通儀如獻酬之禮承筐之將

麟按馮嗣宗曰莪蒿陸璣以為生澤由陳薇器以為生高岡其
說之不同如此以詩文証之陵阿則高地也沚則水中也然則
澤由高岡俱有莪矣是集傳義叶五何反古義歌韻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興也中沚沚中也喜樂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興也。中陵，陵中也。古者貨貝五貝為朋。錫我百朋者，見之而喜，如得重貨之多也。

孔疏：古者貨貝言古者寶此貝為貨也。五貝者，漢書食貨志以五貝為朋。大貝、牡貝、小貝、不成貝為五也。言為朋者，為小貝以上四種各二貝為一朋，而不成者不為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為朋，非總五貝為一朋也。故志曰：大貝四寸八分以上，直錢二百一十文；二貝為朋，牡貝三寸六分以上，直錢五十文；二貝為朋，小貝二寸四分以上，直錢三十文；二貝為朋，小貝一寸二分以上，直錢一十文；二貝為朋，不成貝一寸二分，今漏度不得為朋。率故直錢三文是也。以志所言，王莽時事，三

莽多舉古事而行，五貝故知古者貨貝為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此也。楊舟，楊木為舟也。載則也。載沉載浮，猶言載清載濁，載馳載驅之類。以此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休者，休休然言安定也。古義汎說文云：浮貌。以下文觀之，浮而沉，沉而復浮，為汎汎黃震云：載沉載浮者，言舟汎汎水中，或上或下，不定之貌。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帖朱氏：舊從序說，後改定謂此序全失，詩意。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賦也。六月，建未之月也。棲棲，猶皇皇不安之貌。戎車，兵車也。飭

慙也。駸駸，強貌。常服，戎事之常服。以韎韁為弁，又以為衣。而素
 裳白鳥也。獫狁，即獫狁，北狄也。孔甚熾，盛也。匡，正也。成康既沒，
 周室寢衰。今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于彘，獫狁內侵。
 通近京邑。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
 詩人作歌以序其事。如以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今乃六月而出
 師者，以獫狁甚熾，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於是出征，以正
 王國也。

孔疏征伐之詩多矣，未有顯言月者。以獨言之，故箋云：記六月
 者，明其急也。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路，皐路以即戎車。僕掌戎路
 之倅，廣車之倅，闕車之倅，屏車之倅，輕車之倅。注云：此五者皆
 兵車所設。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陣之車。闕車，所用

補闕之車也。屏車，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致致
 師之車也。吉甫用所乘兵車亦皐路。在軍所用與王同，但不知
 備五戎以否。言其戰之者，以戎服當戰陳之時，乃服之。在晉，未服
 之司服云：凡兵車，韋弁服。注云：韋弁，以韎韁為弁。又以為衣。春
 秋，晉卻至，衣韎韁之跗。注是也。周禮云：韋弁，皮弁服。素裳，白
 鳥。又雜問志云：韎韁之不注，不讀如幅。注屬也。幅有屬者，以淺
 赤韋為弁，又以為衣。而素裳白鳥也。知淺赤者，以詩：韎韁有
 奭，以韎韁茅蒐染之，而奭為赤貌。若不淺，則絳。故知淺赤也。
 嚴緝以詩作於成功之後，而述其受命之始也。
 疏義仁本篇云：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
 輯錄穰苴田完之裔先為齊大司馬，故稱司馬穰苴。所著書名

司馬法

大全盧陵李氏曰皮去毛熟治曰革。豐城朱氏曰先王之法。夷狄侵中國臣子背君父皆天下之大變。諸侯有能討之者許之先發而後聞其急如以所以然者以中國不可一日而不尊。天理不可一日而不明也。今獵於內侵不得已而應之雖六月出師而人不以為暴者知其過之不在於君上。蓋以為所以勞我者乃所以安我也。匡之為言正也。夷狄橫則中國危。攘夷狄固所以正中國也。

麟按以章四句一截說其下四句推原上四句之故也。集傳服叶蒲北反下二章同。

○此物四驪開之維則維以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

王下出征以佐天子

賦也。此物齊其力也。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須之。凡軍事物馬而須之。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吉事尚文。武事尚強也。則法也。服我服也。二十里一舍也。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既比其物而曰四驪則其色又齊。可以見馬之有餘矣。開者之而皆中法則又可以見教之有素矣。於是六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自引道。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王命於此而出征。欲其有以教王所獵而佐天子耳。

孔疏或事齊力尚強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為主。亦不厭其同色也。故曰四驪彭彭。又曰乘其四騏。甲獵齊足。而曰四黃既駕。

是皆同色也無同色者乃乳異毛耳驕駟是中駟驪是駉是也
 書傳曰征伐必因蒐狩以開之開之者何貫之貫之何習之
 述宣主之征是師行之事美事明得禮故諸軍法皆以三十里
 為限漢書律歷志計武王之行亦准此也

呂記漢文帝詔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前漢律歷志武王
 伐紂師初發以殷十月戊子戊午渡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
 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王氏曰此物四驪開之維則
 者既言四牡駉駉矣又追本其比駟而開之之事以美之也維
 此六月既成我服者既言載是常服矣又退本其成服之時以
 美之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六月之中即成我服則應變速矣我服既成

且曰引道則從事敏矣雖速雖敏而軍行止三十里則不失其
 常度矣

通解此比之也開開之也俱用方字

麟按此章亦四句一截說方見條理變速常度等雖劉氏今析
 如以然只會大意作兩段轉折不必太拘○依王氏則此物四
 驪二句對維此六月二句依注則此物四驪一句對開之維則
 下句維此六月二句未免另補矣是王民間架較勝也我服既
 成以下直貫至佐天子自作一截說則又以此篇六章今段概然
 亦凡為八句之詩者今段概然可類推云○上四句各二句對
 說我服既成二句自起王于出征二句說不易聚固云在六句
 截便亂勿信○跡義四驪即四牡也我服即常服也語與上章

相應如女亦與王氏解同

四牡脩廣其大有顛薄代獫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
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賦也脩長廣大也顛大貌奏膚膚大公功嚴威翼敬也共與供
同服事也言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也

嚴緝曹氏曰脩以言其身之長廣以言其腹背之充
疏義馬壯則兵強而奏功可必矣然且不以強盛而忘嚴敬之

道也此與上章言將帥之賢上章見其能以章見其賢也然戎
事莫先於馬故皆首以為言而反覆稱美之

大全慶源輔氏曰有車馬為之用則足以却獫狁而成大功以
嚴敬為之主則足以共武事而定王國○豐城朱氏曰書曰

承天子威命敬也又曰威克厥愛允濟嚴也嚴敬二字乃用師
之要道

麟按此章之為四句一截尤易明臣謂正大本定謂同天禁
○獫狁匪茹整居獲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

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賦也茹度整齊也獲獲鎬方皆地名獲未詳所在獲郭璞以為
鎬中則今在耀州三原縣也鎬劉尚以為千里之鎬則非鎬京

之鎬矣亦未詳其乃在也方疑即朔方也涇陽涇水之北在豐
鎬之西北言其深入為冢也織幟字同鳥章鳥隼之章也白旆

繼旒者也央央鮮明貌元大也戎戎車也軍之前鋒也啟開行
道也猶言發程也○言獲狁不自度量深入為冢如是以建

以旌旄翠鋒銳進敵其罪而致亦易直而壯律而概有所不戰
戰必勝矣

釋文爾雅十教周有焦獲

孔疏釋地云周有焦獲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中是也其澤
藪在鞏中而藪外猶焦獲所以接於獵也整齊而處之者言
其居周之地無所畏憚也水北曰陽故言涇水之北涇去京師
為近故箋言大恣毛不解藪方之文而出車傳曰朔方近獵也
之國藪方文連則傳意藪亦北方地也王肅以為藪京故王基
駁曰據下章云來歸自藪我行永以言吉甫自藪來歸猶春秋
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亦從晉楚歸來也故知藪自千里之藪猶
以為遠藪去京師下里長安雒陽代為帝都而濟陰有長安御

渾有雒陽縣與皆與京師同名者也孫毓亦以箋義為長釋夫
云錯單身曰旗孫炎曰錯置也單急也畫急疾之身於終也鄭
志答張逸亦云畫急疾之身集是也司常云身集為旗釋夫云
繼統曰旂故云白旂繼統者也按與旂古今字也此旂而言統
者散則通名九旗之物皆用絳則此亦絳也言白旂者謂絳帛
猶通帛為旂亦是絳也

呂記日月為常交龍為旂之類皆幟之文也身章特其一耳
嚴緝史記漢書之幟與織字雖異音實同錯置單急者禮子未
子之病軍矣單音棘是也曹氏曰帛也絳帛為旂以續統
未為燕尾○王氏曰軍前曰啓後曰殿元戎十乘以先軍行之
前者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者北○韓嬰章句曰元戎大

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成十乘，謂車纒輪馬被甲，衡柅之上盡不
制戰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君敵家之行伍也。
輯錄解頤曰：十乘則為馬四十四匹，甲士三十人，其為步兵七十
二十人。

大。全。耀。州。二。原。縣。今。隸。陝。西。西。安。府。○。安。成。劉。氏。曰。互。傳。云。所
直為壯曲為老，今因獵狝為寇而殺罪致討則直而壯矣。易曰
師出以律，否臧凶。今討獵狝而旌旗鮮明，選鋒銳進，則律而臧
矣。此所以為宣王中興之師也。與
麟按此章亦四句一截之易明者。觀注語自見。始首章則彼是
倒說，此順說也。鳥章為朱雀，繼旒為玄武，頗有舊解而才伯不
從。謂兩句說旌旗皆傍前鋒，不必遽無後勁。此或亦本孔氏。

而。言。旒。散。則。通。名。之。說。然。麟。意。即。如。舊。解。亦。自。無。妨。但。須。認。清
一。路。若。聚。岡。之。騎。牆。立。論。便。疑。通。本。皆。不。成。書。雖。置。不。觀。亦。可
也。集傳行叶力即反。○馮嗣宗曰：繼旒曰旒，出於爾雅。郭注呀
云：續旒末為燕尾，義見詩者，即此白旒央央也。然則旒是旒身
旒是旒尾。攷之詩圖，則一車中有二旗，其一旗畫朱鳥，即繼文
鳥章其一則旒別自為一竿，有旒有兩飄帶，其四謂緇廣，充帽
長，與燕尾之形，並無有焉。詩圖出於後儒，固不足信，不可據
以疑爾雅。然此詩下文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則旒蓋建於元
戎之上者。元戎軍之前行，旒前朱雀而後玄武，恐不得建旒
也。鄭氏以繼為著之於衣，故孔氏解毛傳繼旒曰旒，以為旒旒
散則通名，此說經傳無文，毛意當是據爾雅不得與鄭同也。左

戎狄之法如以吉甫尹吉甫。以時大將也。憲法也。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威。能文能武則萬邦以之為法矣。

大全太原府陽曲縣今隸山西。慶源輔氏曰。此章則言其車之遠調而安穩。馬之壯健而閑習。逐出徽化。至于太原而已。則

吉甫之文武兼資。德威並用。進止有度。縱舍有法。可謂全才矣。萬邦安得不一之為法哉。

麟按。此章亦在四句。截通解曰。太原截者非也。上四句又起下四句。耳。謝夢山曰。車之制度工巧。則利於戰鬪。馬之教訓習熟。則耐於馳驅。大段皆明所以大得志於疆。然且薄伐而不窮。

追者是文武吉甫之所以萬邦為憲也。亦上四句對薄伐二句起。文武二句說。畧與第二章一格。集傳憲叶詩言反。古義上

起。文武二句說。畧與第二章一格。集傳憲叶詩言反。古義上

章言前軍也。至此戎車四牡。則大隊繼之矣。太原音地。較案傳云。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以飲。和諸友。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賦也。祉。福。御。進。侯。維也。張仲。吉甫之友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此言吉甫燕飲喜樂。多受福祉。蓋以其歸自鎬而行。亦

以也。是以飲酒進饌於朋友。而孝友之張仲在焉。言其所與宴者之賢。所以賢吉甫。而善其燕也。

疏。義受福不在燕喜之外。燕飲喜樂。即所以為福也。大全。濮氏曰。魚。火。熟之名。膾。細切肉。○慶源輔氏曰。吉甫以天子之將。有功而歸。相與宴者。固不一也。後篇謂方叔嘗與伐獫狁。

狃者亦豈得而不與焉而詩人乃獨舉夫孝友張仲之為賢則
又可見吉甫之文而不專以武功為美矣然此但為吉甫既歸
而私自與朋友燕飲而已非宣王燕之也
麟按此章亦斷在四句截觀注蓋以自起吉甫燕喜四句是以
自起自營贈酬四句可見也講意云上是燕飲之受福下是與
燕之得入亦看得不重複無由欲判作兩燕似本仲恭又往時
多云將相調和傳合時事者俱非是燕而曰喜曰祉者此上棲
棲嚴翼等亦為常情不似云休兵飲至上被天寵也集傳以叶
舉里及兩友字俱叶用已及○古義張仲諸友之一爾雅李也
注云張姓仲字

六月六章章八句

講意以詩雖稱美吉甫之功其實歸美宣王能命將以成
中興之業觀王于出征等句可見非專美吉甫
古義按竹書事在宣王五年

